□ 12
3764
244

D12
3764
244

今文尚書經說攷卅二下　侯官陳喬樅樸園著

尚書序

今文尚書二十九二十九之下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盟津作大誓三篇

周本紀曰武王東伐紂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度盟津諸侯咸會曰孳孳無怠武王乃作泰誓告於衆庶

案詩正義引鄭注云十有一年本文王受命而數之序言一月周以建子爲正殷以建丑爲正周

一月史記云十有二月周以建子爲正殷以建丑爲正周之一月卽殷之十有二月也盟今本尚書作孟此衞包所改也正義曰孟者河北地名此孟字亦衞包所改春秋所謂向盟是

91-297

也於孟地置津此及下孟字謂之孟津段玉裁云此蓋尚亦當作盟書作盟與左傳合故引左氏爲證不爾則當發明盟與孟古音同用之恉此義疏之體例也又大誓各本作泰攷僞孔傳云大會以誓衆王肅注曰以大道誓衆則其字本作大可知正義曰武誓非一故史推義作名泰誓見大會也顧氏以爲泰者大之極也猶如天子諸侯之子曰太子天子之卿曰太宰此會中之大故稱泰誓也據此正義似顧彪當隋時經已作泰而以俗說解之大讀爲太而訓爲大之極太與泰同用此俗說然則知古文今文皆止作大誓史記作泰亦出後人所改矣

漢書律厤志云書序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大誓八百諸侯會○又云序曰一月戊午師度於孟津

案志以伐殷觀兵爲十一年事一月戊午師度孟津爲十三年事與史記異說已見前大誓篇

白虎通誅伐篇曰伐者何謂伐擊也欲言伐擊之也尚書曰武王伐紂

尚書大傳周傳大誓書曰唯四月太子發上祭於畢下至於盟津之上乃告司徒司馬司空諸節亢才予無知以先祖先父之有德之臣左右小子予受先公必力賞罰以定厥功於先祖之遺太子發升於舟中流白魚入於舟中跪取出涘以燎羣公咸曰休哉有火流於王屋化爲赤烏三足武王喜諸大夫皆喜周公曰茂哉茂哉天之見此以勸之也恐恃之○

注曰四月者周四月也發周武王也卒父業故稱太子也

尚書大傳又曰惟丙午王還師前師乃鼓鼗音後漢書劉陶傳武旅有皃藻之士錢氏曉徵曰皃藻即鼗譟文異義同也杜詩傳將帥和睦士卒皃藻魏志文帝紀注臣妾遠近莫不皃藻亦用斯語也師乃愔前歌後舞○注曰愔喜也衆大喜前歌後舞也

案段玉裁云此不言書曰而亦大誓文也大誓既後得於民閒則伏生所無而大傳有其文者蓋如鄭君之言生終後張歐陽數子各論所聞以已意彌縫其闕也大誓不俟武帝末始出此其一證

又案詩大雅大明正義引大誓曰師乃鼓譟前歌後舞格於上天下地咸曰孜孜無怠喬樅謂此鼗譟作鼓譟孳孳作孜孜是古文大誓故字與尚書大傳及史記所載今文異也

漢書董仲舒傳仲舒對策曰書曰白魚入於王舟有火復於王屋流爲烏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師古注曰今文尚書泰誓之辭也謂伐紂之時有此瑞也周公視火烏之瑞乃曰復哉復哉復報也言周盛德故天報以此瑞也亦見今文泰誓

案段玉裁云此即尚書大傳之周公曰茂哉茂哉也復茂同在古音第三部伏生董子同一今文尚書而字異攷武帝紀元光元年五月詔賢良於是董仲舒公孫宏等出焉是年武帝即位財七年耳而董子已引大誓然則劉向歆謂出武帝末者誤也

漢書終軍傳白麟奇木對曰昔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於王舟俯取以燎羣公咸曰休哉

案傳言對奏上由是改元爲元狩段玉裁云按是年武帝卽位之十八年軍已引大誓則不得云武帝末乃出也

周頌思文箋曰武王渡孟津白魚躍入於舟出涘以燎後五日火流爲烏五至以穀俱來○正義曰此皆尚書文大誓云惟四月太子發上祭於畢下至於孟津之上注云孟津地名又云太子發升舟中流白魚入於王舟王跪取出涘以燎之注云魚入舟天之瑞也魚無手足象紂無助白者殷正也天意若曰以殷予武王當待無助令尚仁人在位未可伐也得白魚之瑞卽變稱王應天命定號也涘涯也王出於岸上燔魚以祭變禮也又云至於五日有火自上復於下至於王屋流之爲鵰其色赤其聲魄五至以穀俱來注云五日燎後日數王屋所在之舍上流猶變也鵰當爲鴟鴟烏也燎後五日而有火爲烏天報武王以此瑞書說曰烏有孝名武王卒父業故烏瑞臻赤周之正穀記后稷之德又禮說曰武王赤烏穀芒應周尚赤用兵王命曰爲牟天意若曰須暇紂五年乃可誅之武王卽位此時已三年矣蓋牟麥也詩云貽我來牟

案書正義引馬融書序曰大誓云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火復於上至於王屋流爲雕五至以穀俱來段玉裁曰尚書大傳鄭所引禮說周本紀董仲舒書傳皆作烏此後得本也馬鄭所注皆作鴟此孔壁中本也

馬曰鴟鷺鳥也明武王能伐紂此不改字也鄭曰鴟當爲雅雅烏也此以後得之大誓正孔壁之大誓也不云當爲烏者雕與雅形略相似故云當爲雅而訓烏也賈逵奏尚書疏云尚書正義卷二流爲烏此蓋分析烏雕異字之語達所撰歐陽夏侯尚書古文尚書同異三卷唐初已不在而奏上之疏尚存孔沖遠得引之

趙岐注孟子離婁篇曰書曰大子發上祭於畢下至於盟津案禮記檀弓上正義曰大誓言武王伐紂而白魚入於王舟又詩大雅文王序正義引大誓說武王升冊疑舟之誤稱大子得魚卽云王俯取又大明正義引大誓司馬在前王肅曰司馬太公也又魯頌閟宮正義引大誓說十一年觀兵

盟津之時八百諸侯皆曰受可伐王曰爾未知天意未可伐喬樅謂孔之所引亦皆據馬鄭本所注古文大誓也王肅所注尚書亦與馬鄭本同

周禮大祝注曰書曰王動色變○賈疏曰按今文大誓得火烏之瑞使上附以周公書報誥於王王動色變

案大祝疏又引大誓云周公曰都懋哉子聞古先哲王之格言以下大子發拜手稽首又伊耆氏疏曰今文大誓師尚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賈之所引大誓皆據馬鄭所注本古文尚書也

詩小雅鴻雁箋曰書曰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正義曰今大誓文言將有立聖德者爲天下父母民之得有善

政有安居武王將欲伐紂民喜其將有安居

案段玉裁云正義所引此必鄭注大誓之詞也

詩譜序曰遂爲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正義曰大誓說武王伐紂衆咸曰攸攸無怠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案詩小雅正月正義亦引尚書曰天將有立父母是古文與今文同攸說文三篇攴部攸字下曰攸攸水行也从攴从人从水子聲周書曰攸攸無怠此據古文大誓也故與史記所載今文作孳孳者異又十一篇水部淢字下云淢水厓也从水矣聲周書曰王出淢又十一篇手部揂字下曰揂捾也从手酋聲周書曰師乃揂揂者抽刃以習擊刺也詩曰左旋右揂詩引周書師乃揂即尚書大傳大誓之師乃慆也

鄭注大傳曰慆喜也大傳字从心說文引書字从手是今文古文之異字異而訓亦不同也段玉裁曰此引周書而釋之明周書揂不訓捾如圜者升雲半有半無皇者疾惡也同一文法古音抽揂同在第三部明此揂爲抽之段借又引詩以證之也詩清人之揂亦訓抽今本徑作抽字則以訓故字改其本字也大傳本不與孔壁本同許所偁者孔壁本也如鵰鳥之異

又案段玉裁云馬鄭王所注所引許叔重及孔穎達賈公彥所引皆古文尚書之大誓也唐人以僞孔之大誓爲古文則不得不呼馬鄭王所注眞古文大誓爲今文大誓如以僞孔之二十五篇爲眞古文則不得不呼馬鄭二十四

逸篇爲張霸僞書矣

漢書敘傳班伯對上曰書云迺用婦人之言○師古曰今文尚書泰誓之辭

又谷永傳書曰迺用婦人之言自絕於天四方之逋逃多罪是宗是長是信是使

案此所引書共二十五字上十字師古曰此今文泰誓之辭下十五字師古云亦泰誓之辭也段玉裁曰此正分別謂此十五字非牧誓之辭小顏時大誓見存或譏其指牧誓爲大誓非也

又五行志成帝永始二年二月癸未夜星隕如雨谷永對曰書云乃用其婦人之言四方之逋逃多罪是信是使○師古曰周書泰誓也

又平當傳當上書曰書云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傳於亡窮○師古曰今泰誓之辭

白虎通諫諍篇尚書曰必力賞罰以定厥功

說苑臣術篇大誓曰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閒國政而無益於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退

漢書武帝紀元朔元年有司奏議曰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與閒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退

案元朔元年是武帝卽位之十二年其時已稱大誓則非出於武帝末年此又其一證也段玉裁曰史記漢書白虎

通說苑孟子注所引皆後得之大誓也劉向別錄曰武帝末民有得大誓書於壁內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尚書正義卷一劉歆七略語與別錄同惟讀作讚文選四十三注移書讓太常博士曰大誓後得博士習而讀之馬融書序亦曰大誓後得鄭康成書論曰民間得大誓按後得之大誓與伏生二十八篇統爲歐陽夏侯尚書若顏師古司馬貞所見者則馬鄭本之古文大誓而謂之今文大誓者謂爲古文大誓不得不謂眞者爲今文也此後得之大誓三篇唐已後既亡諸所引者皆散見於舊籍者也大誓伏壁無之武帝以與博士讀說傳以教人合二十八篇總之二十九篇藝文志云孔安國得古文尚書以

考二十九篇是也於伏壁二十八篇之外增爲二十九篇此以知得諸民間之大誓統爲一篇如殷庚不分爲三顧命不分爲二也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大小夏侯解故二十九篇皆是也古文尚書出孔壁中亦有大誓而分爲三篇合諸伏生二十八篇析爲三十一逸書十六篇析爲二十四其計五十八篇是以劉向別錄桓譚新論皆云五十八篇班氏作藝文志以武成逸篇建武之際亡故云古文經五十七篇或疑孔壁無大誓三篇果爾則五十八篇五十七篇何以符合馬鄭王何以爲之注馬疑之而仍注之者夫固以壁中所有合於博士所習也馬云大誓後得按其文似若淺露吾見書傳多矣所引大誓而不在大

誓者甚多王肅亦云大誓近得非其本經馬王此論本屬疑所不當疑而僞孔氏竊取其說乃別造大誓三篇以實彼之僞凡傳記諸子所引大誓語盡組綴其中以衒此之眞梅賾上之孔穎達疏之於是馬鄭王所注眞古文大誓遂廢以至於亡孔壁書五十八篇僅存三十一伏書二十九篇仍存二十九良由作正義者用孔廢鄭之故也三篇伏孔正同若孔作鵬伏作烏鄭注讀鵬爲烏用今釋古此見其字亦有異處耳

春秋左氏襄三十一年傳穆叔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杜預注今尚書亦無此文故諸儒疑之

昭元年傳子羽曰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杜注逸書

國語周語單襄公曰在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韋昭注今周大誓無此言其散亡乎

鄭語史伯對鄭桓公曰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應劭風俗通義過譽篇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春秋左氏昭二十四年傳萇叔曰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十人同心同德○杜注今大誓無此語

成二年傳君子曰大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

管子法禁篇大誓曰紂有臣億萬人亦有億萬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

周語單襄公曰吾聞之大誓故曰朕夢協朕卜襲於休祥戎商必克○韋注大誓伐紂之誓也故故事也朕武王自謂也

協合也襲亦合也休美也祥福之先見者也戎兵也言武王夢與卜合又合善美之祥以兵伐殷當必克之

禮記坊記篇大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鄭注大誓尚書篇名也今大誓無此章則其篇散亡

孟子滕文公篇大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趙岐注大誓古尚書百二十篇之時大誓也今之尚書大誓篇後得以充學故不與古大誓同諸傳記引大誓皆古大誓也

案段玉裁云趙氏但守今文尚書而不見古文尚書故云爾大誓三篇伏孔正同若三篇內無傳記諸子所引之文則周書大誓不止此三篇之故也

萬章篇大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趙注泰誓尚書篇名自從也言天之視聽從人所欲也

墨子兼愛下大誓曰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於四方於西土

墨子非命上於大誓曰紂越厥夷居不肯事上帝棄厥先神禔不祀乃曰吾民有命無廖排扇天亦縱之棄而弗葆

非命中篇先王之書大誓之言然曰紂夷之居而不肯事上帝棄闕其先神而不祀也曰我民有命毋僇其務天不亦棄縱而不葆

天志中大誓之道之曰紂越厥夷居不肯事上帝棄厥先神禔不祀乃曰吾有命無僇僁務天下天亦縱棄紂而不葆昔

者紂執有命而行武王爲大誓去發以非之
案閻若璩曰有一書被引數處雖小有同異辭則甚古者
墨子引大誓紂夷居一段是也今晚出古文於弃厥先神
祇不祀之下增犧牲粢盛既於凶德以合箕子之言刪去
非天亦縱弃紂而不葆一句以便下接孟子書豈墨子別一
大誓乎
尚同篇大誓之言曰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此言
見淫辟不以告者其罪亦猶淫辟者也
非命下大誓之言也於去發曰惡乎君予天有顯德其行甚
章爲鑑不遠在彼殷王謂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
暴無傷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祝降其喪惟我有周
受之大帝案帝字當是商之譌
案王鳴盛曰古人文字多用韵不獨周易老子爲然其與
人面語亦閒以韵成文堯曰咨爾舜一段躬終韵協
太誓曰我武惟揚一段揚疆張光韵協墨子引大誓天有
顯德一段亦有韵之文僞古文將天有顯德二句及上帝
不順二句別移之下篇又因上帝不常二句別見墨子非
樂篇已取入伊訓遂刪去之夫此二句在非命篇既謂之
大誓則在非樂篇者雖不言大誓其爲大誓可知乃以大
誓入伊訓而於此反刪去古書一遭摒擯遂使用韵之文
盡失其本來面目矣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與紂戰於牧野作牧誓

孟子盡心篇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趙注曰革車兵車也虎賁武士爲小臣者也書云虎賁贲衣趣馬小尹三百兩三百乘也武王令殷人曰無驚畏我來安止爾也百姓歸周若崩厥角額角犀厥地稽首拜命亦以首至地也各欲令武王來征已之國

案邠卿此注當亦本尚書今文家說攷孟子音義云犀音西義與棲遲同息也久也字從尸下辛或作犀牛字誤也段玉裁曰丁說殊誤字當作犀从牛國語曰角犀豐盈國策曰眉目準頰犀角權衡優月今人謂之天庭古謂之犀角額角犀厥地文選注引作撅地謂人叩頭似若以角發地然也說文曰厥發石也喬樅謂段說良碻孫志祖讀書脞錄載嚴照云趙注孟子有足證悔本古文尚書之僞者如此注若崩句厥角稽首句厥豎也不連崩字爲文故章指有殷氏厥角周師歌舞之語今僞古文泰誓以若崩厥角四字連文而訓厥爲其崩角之詞殊不可解漢書諸侯王表敘云漢諸侯王厥角稽首文選陸倕石闕銘云厥角稽顙皆可證古讀也

孫卿議兵篇泰誓曰獨夫紂

周本紀武王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以東伐紂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於商郊牧野乃誓誓已諸侯兵會者車四千乘陳師牧野

案梅本尚書敘作虎賁三百人百當爲千孟子云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呂氏春秋簡選貴因二篇亦皆云武王簡車三百虎賁三千以要甲子之事而紂爲禽皆與史記合後漢書順帝紀注引漢官儀曰書稱虎賁三百人言其猛怒如虎之奔赴也其誤千字爲百與尚書序同江聲曰司馬法云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樂記稱虎賁之士然則虎賁士也一乘十人則三百乘當三千人矣宜據史記諸書訂正書敘之誤字段玉裁曰韓非子戰國策皆云武王將素甲三千領戰一日破紂之國惟風俗通皇霸篇云尚書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八百人擒紂於牧之野與今本異周禮虎賁氏有虎士八百人虎賁言其勇也蓋周以此勇士滅殷後因之設虎賁氏此時周禮未備不必泥於周禮虎士八百之數以爲之說也喬樅謂段說是也應劭風俗正失篇引尚書與序正合當以正失篇言虎賁三千人爲是皇霸篇言八百人蓋偶失檢耳

漢書律厤志云武王書經牧誓武王伐商紂水生木故爲木德天下號曰周室

淮南泰族訓曰湯武革車三百乘甲卒三千人討暴亂制夏商因民之欲也

風俗通正失篇曰謹案尚書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八人擒紂於牧之野言猛怒如虎之奔赴也

與紂戰於坶野

白虎通誅伐篇戰者何謂尙書大傳曰戰者憚警之也

說文土部曰坶朝歌南七十里地也从土母聲周書曰武王

與紂戰於坶野

案段玉裁云作紂者從今文尙書說文引說命牧誓序卽

謂之商書周書也

論衡恢國篇曰傳書稱武王伐紂太公陰謀倉小兒以丹令

身純赤長大敎言殷亡殷民見民身赤以爲天神及言殷亡

皆謂商滅兵至牧野晨舉脂燭武成之篇言武王伐紂血流

浮杵以武成言之倉兒以丹晨舉脂燭殆且然矣

武王罷兵西歸行狩記政事作武成

周本紀武王乃罷兵西歸行狩記政事作武成

案古文尙書敘云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

與史記文異此古文今文之敘有不同也獸狩古字通用

惠棟曰狩本古獸字何休公羊桓四年傳注云狩猶獸也

攷隸釋張遷碑云張釋之律忠弼之莫帝游上林問禽狩

卽史記張釋之傳帝問禽獸事是碑亦以狩爲獸也段玉

裁云淮南覽冥訓云狡蟲死高誘注曰蟲狩也漢石門頌

云蕙蟲孽狩卽惡蟲弊獸也喬樅攷呂覽愼大篇武王克

殷進殷之遺老問衆之所說民之所欲遺老對曰欲復殷

庚之政武王於是復殷庚之政是記政事卽記殷庚之善

政而復之也書正義引鄭注云武成者著武道至此而成

逸書建武之際亡是鄭君已不及見其逸文殘闕僅存八

十二字見於漢書律厤志而已今之武成乃晉人僞作耳
漢書律厤志周書武成篇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
武王乃朝步自周於征伐紂○孟康曰月二日以往月生魄
死故言死魄月質也○師古曰霸古魄字○又武成篇曰粤
若來三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是歲也閏數餘
十八正大寒中在周二月己丑晦日庚寅朔三月二
日庚申驚蟄四月己丑朔死霸朔也生霸望也是月甲
辰望乙巳旁之故武成篇曰惟四月既旁生霸粤六日庚戌
武王燎於周廟翌日辛亥祀於天位粤五日乙卯乃以庶國
祀馘於周廟○師古注云祀馘獻於廟而告祀也
案段玉裁曰班云向子歆作三統厤及譜以說春秋推法

密要故述焉本志自此以下皆述歆說也歆時武成未亡
故傅之若班時則武成已亡矣
又案律厤志云序曰一月戊午師渡於孟津至庚申二月
朔日也四日癸亥至牧野夜陳甲子昧爽而合矣故外傳
曰王以二月癸亥夜陳又云是歲也閏數餘十八正大寒
中在周二月己丑晦明日閏月庚寅朔三月二日庚申驚
蟄四月己丑朔死霸朔也生霸望也是月甲辰望乙
巳旁之引武成篇三月既死霸四月既旁生霸云云爲證
師古注曰亦今文尚書也不知武成篇今文尚書所無而
孔氏逸書有之則律厤志所引乃古文尚書也師古誤仞
枚本僞古文爲眞古文尚書故以此所引爲今文尚書此

大謬也

又案逸周書世俘解云時四月既旁生霸粵六日庚戌武王朝至燎於周廟武王乃夾於南門用俘皆施佩衣衣先入戡入武王在祀太師負商王紂懸首白旂妻二懸首赤旂乃於先戡入燎於周廟若翼日辛亥祀於位用酌於天位粵五日乙卯武王乃以庶國祀戡于周廟皆與武成篇合是其事也

國語周語曰昔武王克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顓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以夷則之上宮畢之王以黃鐘之下宮布戎于牧之野故謂之厲所以厲六師也以太簇之下宮布令於商昭顯文德底紂之多罪故謂之宣所以宣三王之德也反及贏內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施舍於百姓故謂之贏亂所以優柔容民也○韋昭注曰武王始發師東行時殷之十一月二十八日戊子於夏爲十月是時歲星在張十三度張鶉火也天駟房星也謂戊子日月宿房五度津天漢也析木次名從尾十度至南斗十一度爲析木其閒爲漢津謂戊子日日宿箕七度辰日月之會斗柄斗前也謂戊子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於殷爲十二月夏爲十一月是日月合辰斗前一度星是辰星天黿次名一曰元枵從須女八度至危十五度爲天黿謂周正月辛卯朔二日壬辰辰星始見三日癸巳武王發行二十八日戊午渡孟

津距戊子三十一日二十九日己未晦冬至辰星與須女伏
天龜之首辰星在須女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故皆在北
維北維北方水位也顓頊水德之王帝嚳木德故受之於水
今周亦木德當受殷之水猶帝嚳之受顓頊也二月周二月
四日癸亥至牧野之日夜陳陳師未畢而雨雨天地神人叶
同之應也夜陳之晨旦甲子昧爽左杖黃鉞右秉白旄時也
黃鐘所以宣氣養德使皆自勉尚桓桓也名此樂爲厲所以
厲六軍之眾也商紂都也文王之德致紂之多辜太侯所以贊陽
都發號施令以昭明文王之德也既殺紂入商之
出滯蓋謂釋箕子之囚散鹿臺之財發巨橋之粟也三王大
王王季文王也嬴內地名憲法也施施惠舍舍罪也無射所
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物亂治也柔安也
尚書大傳曰武王與紂戰於牧之野紂死武王皇皇若天下
之未定召太公而問焉曰入殷奈何太公曰臣聞之也愛人
者兼其屋上之烏不愛人者及其胥餘何如武王曰不可召
公趨而進曰臣聞之有罪者殺無罪者活咸劉厥敵毋使有
餘烈何如武王曰不可周公趨而進曰臣聞之也各安其宅
各田其田毋故毋新惟仁之親何如武王曠乎若天下之已
定遂入殷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
財歸傾宮之女而民知方曰王之於仁人也死者封其墓況
於生者乎王之於賢人也亡者表其閭況於存者乎王之於
財也聚者散之況於復籍乎王之於色也在者歸其父母況

於復徵乎○注云胥餘里落之壁

案通鑑前編武王十三年引大傳此文全又記纂淵海六十一引太公曰愛人者兼其屋上之烏憎人者惡其胥餘注云出尚書大傳大戰篇是此篇皆大戰篇之文也今攷篇中有封墓表閭發粟散財等事通鑑前編入之武王十三年中疑當在武成篇伏生書經武成篇已亡僅存牧誓傳別曰爲大戰篇也

篇故附載其文於牧誓傳別曰爲大戰篇也

又曰太公曰罵女毋歎噩女毋乾毋歎毋乾是謂艱難

史記留侯世家良對漢王曰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釋箕子之拘封比干之墓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窮殷事已畢偃革爲軒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所爲放牛桃林之陰以示不復輸積○徐廣曰釋一作式拘一作囚○索隱曰崔浩云表者標榜其里門商容紂時賢人也韓詩外傳曰商容執羽籥馮於馬徒欲以化紂而不能遂去伏於大行山武王欲以爲三公固辭而不受蘇林云革者兵車也軒者朱軒皮軒也謂廢兵車而用乘車也說文云軒曲周屏車晉灼云桃林在宏農南閿鄉谷中應劭十三州記宏農有桃邱聚古桃林也山海經云夸父之山北有桃林廣三百里

漢書張良傳良謁漢王曰武王入殷表商容閭式箕子門封比干墓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財以賜貧窮殷事以畢偃革爲軒倒載干戈示不復用休馬華山之陽示無所爲息牛桃

林之墜示天下不復輸積○服虔曰鉅橋倉名也○臣瓚曰鹿臺臺名在朝歌城中○蘇林曰革者兵車革輅軒者朱軒也○如淳曰偃武備而治禮樂也○晉灼曰桃林在宏農閿鄉南谷中○師古曰商容殷賢人也里門曰閭表謂顯異之式亦表也一說至其門而撫車式所以敬之許慎云鉅鹿之大橋有漕粟也劉向云鹿臺大三里高千尺也山海經云夸父之山北有林焉名曰桃林廣闐三百里即謂此也其山谷今在閿鄉縣東南湖城縣西南去湖城三十五里

案諸所言疑皆武成逸篇事也

淮南主術訓曰武王伐紂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封比干之墓式商容之閭朝成湯之廟釋箕子之囚使各處其宅田其田無故無新惟賢是親用非其有使非其人晏然若故有之由此觀之則聖人之志大也

又齊俗訓曰湯入夏而用其法武王入殷而行其禮桀紂之所以亡而湯武之所以爲治

說苑貴德篇曰武王克殷召太公而問曰將奈其眾何太公對曰臣聞愛其人者兼屋上之烏憎其人者惡其餘胥咸劉厥敵使靡有餘何如王曰不可太公出邵公入王曰爲之奈何邵公對曰有罪者殺之無罪者活之何如王曰不可邵公出周公入王曰爲之奈何周公曰使各居其宅田其田無變舊新惟仁是親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武王曰廣大乎平天下矣凡所以貴士君子者以其仁而有德也

後漢書卓茂傳光武詔曰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故武王誅紂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

論衡藝增篇曰武成之篇言武王伐紂血流浮杵助戰者多故至血流如此皆欲紂之亡也土崩瓦解安肯戰乎如祖伊之言民無不欲喪武成言血流浮杵亦太過焉案武王伐紂於牧之野河北地高壤廣不乾燥兵頓血流輒燥入土安得杵浮言血流杵欲言誅紂惟兵頓士傷故至浮杵

論衡語增篇曰或言武王伐紂兵不血刃非其實也察武成之篇牧野之戰血流浮杵赤地千里孟子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耳以至仁伐至不仁如何其血之流杵也浮杵過其實不血刃亦失其正

三國志鍾會傳會檄蜀文曰古之行軍以仁爲本以義治之王者之師有征無戰故虞舜舞干戚而服有苗周武有散財發廩表閭之義

又會上言曰昔舜舞干戚有苗自服牧野之師商旅倒戈有征無戰帝王之盛業

三國志後主傳後主詔曰夫王者之兵有征無戰尊而且義莫敢抗也故鳴條之役軍不血刃牧野之師商人倒戈武王勝殷殺紂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

周本紀武王革殷封商紂子祿父殷之餘民乃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已而釋箕子之囚已克殷後二年問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惡以存亡國宜告武王亦醜

故問以天道

宋世家武王封紂子武庚以續殷祀使管叔蔡叔傅相之武王既克殷訪問箕子箕子對以洪範九等於是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也

尚書大傳曰武王勝殷繼公子祿甫釋箕子囚箕子不忍爲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於十三祀來朝

案據大傳則箕子承武王之問而陳鴻範在封朝鮮後是因箕子來朝而武王訪之也江聲云言以箕子歸者敘鴻範所由作也言立武庚者推原箕子所由歸也箕子之歸不但爲受周之封實感武王爲其君立後故也段玉裁曰三統厤云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八百諸侯會還歸二年乃遂伐紂克殷以箕子歸故書序曰武王克殷以箕子歸作洪範洪範篇曰惟十有三祀王訪於箕子自文王受命而至此十三年按史記謂九年觀兵十一年滅紂作大誓牧誓武成分器又一年爲十三年問箕子以天道劉歆三統厤則滅紂作洪範皆是受命十三年一年丙事此其不同也攷左傳三引洪範說文五引洪範皆曰商書漢書儒林傳云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且以洪範先於微子按商書周書各四十篇今若移之則皆非四十矣疑洪範系商書者今文尚書也左氏所據同於今文

後漢書東夷列傳曰昔武王封箕子於朝鮮箕子教以禮義田蠶又置八條之教其人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飲食以籩豆○論曰昔箕子違衰殷之運避地朝鮮始其國俗未有聞也及施八條之約使人知禁遂乃邑無淫盜門不夜扃頑薄之俗就寬畧之法行數百千年故東夷通以柔謹爲風異乎三方者也苟政之所暢則道義存焉

武王既勝殷封諸侯班賜宗彝作分殷之器物武王追思先

周本紀武王封諸侯班賜宗彝作分殷之器

聖王乃褒封神農之後於焦黃帝之後於祝帝堯之後於薊

帝舜之後於陳大禹之後於杞於是封功臣謀士而師尙父

爲首封封尙父於營邱曰齊封弟周公旦於曲阜曰魯封召

公奭於燕封弟叔鮮於管叔度於蔡餘皆以次受封〇集解

鄭元曰宗彝宗廟樽也作分器著王之命及受物也

案古文尙書敘封字作邦班下無賜字分下無殷之二字

邦古封字也漢書嚴助傳云封內甸服封外侯服即周

語所云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也康誥敘云邦康

叔張正義曰古字邦封同是已

西旅獻獒大保作旅獒

後漢書馬融傳廣成頌曰西旅越葱嶺而來王

尙書正義曰鄭云獒讀曰豪西戎無君名强大有政者爲酋

豪國人遣其酋豪獻見於周

案尙書釋文獒引馬云作豪酋豪也是馬鄭讀同鄭注書

敘云旅獒逸而馬鄭均知其訓者蓋此篇出孔壁中當時尚存於秘藏故馬鄭得見其文知爲獻見酋豪於周也獒豪音同古文叚借字江聲曰後漢書西羌傳云不立君臣無相長一彊則分其種爲酋豪是西戎無君名其長爲酋豪之明證王鳴盛曰漢書趙充國傳注孟康曰豪帥長也傳中先零豪名封煎罕开豪名靡當見又有大豪中豪小豪之別乃知羌戎稱豪訖漢猶然也僞傳以爲犬犬高四尺爲獒人家常畜左傳公嗾夫獒豈遠物哉郭璞注爾疋引此孔傳其時僞書已盛行矣喬樅謂今文尚書本有百篇之序疑作獒者古文尚書用假借字其今文尚書序用豪本字故馬鄭注均讀獒爲豪讀從今文也

淮南要略曰文王四世累善修德行義處岐周之閒地方不過百里天下二老歸之文王欲以卑弱制彊暴以爲天下去殘除賊而成王道故太公之謀生焉文王業之而不卒武王繼文王之業月太公之謀悉索薄賦斂擐甲冑以伐無道而討不義誓師牧野以踐天子之位天下未定海內未輯武王欲昭文王之令德使夷狄各以其賄來貢遼遠未能至故治三年之喪殯文王於兩楹之閒以俟遠方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

尚書正義曰鄭注云巢伯南方之國世一見者毛詩正義曰鄭注云以武王卽位來朝

案周禮賈疏引鄭尚書序注與詩疏引同江聲曰旅者遠

人之稱旅葵及旅巢命皆以旅名篇皆以遠爲義也王鳴盛曰魯語桀奔南巢韋昭注云南巢揚州地巢伯之國今廬江居巢縣是也文十二年左傳楚人圍巢杜預注云巢吳楚間小國廬江六縣東有居巢城巢伯殷之諸侯鄭說殷制無子男惟公侯伯三等荒服則無公侯概稱伯也

武王有疾不豫周公作金縢

魯世家武王克殷天下未集武王有疾不豫周公於是乃自以爲質告於大王王季文王藏其策金縢匱中明日武王有瘳

案尚書釋文云武王有疾馬本作有疾不豫是馬所據古文尚書序亦與史記文同

又案三家傳伏生今文尚書二十九篇以金縢次大誥後尚書大傳次序亦然蔡夢得云伏生以金縢作於周公歿後故也喬樅謂今文尚書敘百篇先後之次第據史記周本紀云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以微子開代殷後故初作大誥次作微子之命是書敘編次金縢仍在大誥之前也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命作大誥

周本紀管叔蔡叔羣弟疑周公與武庚作亂畔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管叔放蔡叔以微子開代殷後初管蔡畔周周公討之三年而畢定故初作大誥次作微子之命

魯世家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

東伐作大誥

案伏生大傳云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克殷卽謂誅武庚及三監之事也古文尚書以大誥次金縢後據尚書大傳則大誥在金縢前此今文古文篇次之不同也

又案版本無命字唐石經初刻有後磨改段玉裁曰正義云獨言黜殷命者又云故特言黜殷命也然則正義本有命字明矣此云將黜殷命下文云既黜殷命正相銜接釋文誥本亦作誥按汗簡集韵皆有誥字下从六非从廾也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開代殷後作微子之命

宋世家周公既承成王命誅武庚乃命微子開代殷後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中之國於宋微子故能仁賢乃代武庚故殷之餘民甚戴愛之

案鄭注尚書序云微子之命亡

白虎通攷黜篇曰二王後不貶黜者何尊賓客重先王也以其當公也罪惡足以絕之卽絕更立其次周公誅祿甫立微子

又三正篇曰王者所以存二王之後何也所以尊先王通天下之三統也明天下非一家之有謹敬謙讓之至也故封之百里使得服其正色用其禮樂永事先祖

三國蜀志後主傳注引鄧艾報後主書曰昔微子歸周實爲上賓

尚書大傳曰微子將往朝周過殷之故墟見麥秀之蘄蘄兮禾黍之曬曬也曰此故父母之國宗廟社稷之所立也志動心悲欲哭則爲朝周俯泣則婦人推而廣之作雅聲歌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我好仇

先大夫曰文選思舊賦注引歌作禾黍曬曬於韵不協非也蓋緣篇首云云而誤當從學齋佔畢所引作油油與仇協韵禮記正義引禾黍之油油爲箕子歌亦誤禮記正義是據史記但史記以爲箕子而書大傳以爲微子且稱父母之國尤爲有理不知司馬子長何所据而與書傳抵梧

邶

唐叔得禾異母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以饑周公於東土作

饑禾

周本紀晉唐叔得嘉穀獻之成王成王以歸周公於兵所作

嘉禾○徐廣音義曰歸一作饑

魯世家唐叔得禾異母同穎獻之成王成王命唐叔以饑周公於東土作饑禾（案母疑是晦之壞字）

韋昭國語注曰書曰異畝同穎

案古文尚書序作歸禾歸饑二字古相通用如古論語作饋魯論語讀饋字爲歸是其證也歸饑古今文之異史記魯世家異者據今文尚書本用饑字而周本紀饑作歸與魯世家異者疑是後人轉寫依古文尚書改之觀徐廣音義云歸一作饑可見舊書本是饑字也

尚書大傳略說曰成王削桐葉爲珪以封唐叔
周公旣受命禾魯天子之命作嘉禾
周本紀周公受禾東土魯天子之命次作嘉禾○徐廣音義曰魯尚書序云旅天子之命作嘉禾○徐廣音義曰嘉
嘉天子之命
魯世家周公旣受命禾嘉天子命作嘉禾○徐廣音義曰嘉一作魯今書序作旅也
案春秋正義云石經古文魯作𠂤說文云𠂤古文旅古文以爲魯衛之魯蓋古旅字魯字皆作𠂤故旅字亦作魯也
魯泰和鐘曰以受毛魯多釐董逌云魯古文旅是已索隱乃云魯字誤史意云周公嘉天子命於文不必作魯此由不知魯卽旅字見篇名嘉禾遂改魯爲嘉耳旅與臚通臚猶傳也旅天子命者謂傳天子之命也又漢書敘傳云大夫臚伐集注引鄭氏曰臚伐季氏旅於泰山是也師古曰旅陳也臚亦陳也臚旅聲相近其義一耳喬樅謂據孫氏瑞應圖言周公受嘉禾有獻之文王之廟語次史記六國表云臚於郊祀漢書郊祀志載郊祀歌云殷勤此路臚所求又云遍臚驩騰天歌又云卉汨臚析奚厎則此旅天子命謂奉天子命獻於文王廟於義亦通
尚書大傳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葉而生同爲一穗其大盈車長幾充箱民得而上諸成王王召周公而問之公曰三苗爲一穗抑天下共和爲一平拔而貢之文王之廟果有越裳

氏重譯而來

又曰交趾之南有越常國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天下和平越常以三象重譯而獻白雉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音使不通故重譯而朝成王以歸周公公辭不受謂越裳之譯曰德澤不加焉則君子不臣其人吾何以獲此賜也其使請曰吾受命國之黃耆曰久矣天之無烈風淫雨意者中國有聖人乎有則盍往朝之周公乃歸之於王稱先王之神致以薦於宗廟周德既衰於是稍絕

○注質亦贊也

先大夫曰案詩疏引大傳作德澤不加政令不施惟白虎通通典引政令作正朔當是傳本各異劉勰文心雕龍云尚書大傳別風淮雨帝王世紀作列風淫雨列淫義當而不奇別淮理違而新異乃謂大傳作別淮放太平御覽先引尚書說曰淮雨注淮暴雨之名也下又引尚書大傳曰久矣天之無烈風淫雨注云烈風東西南北來也淫雨暴雨也兩書兩注各不同則尚書說非伏生大傳而大傳作淫不作淮明矣藝文類聚天部引作烈風迅雨亦非而烈字諸書不異鄭君亦無注則大傳作烈不作別又明矣恐彥和適見誤本大傳執以爲說未可據也尚書舜典正義毛詩蓼蕭序周頌譜正義並引作烈風淫雨則唐人因彥和之語遂改從帝王世紀並易澍爲淫耳毛詩周頌譜正義引越裳作越常裳常古通疑大傳舊本如此

案漢書賈捐之傳云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晉灼注曰遠國使來因九譯言語乃通也又王莽傳云遠人慕義越裳氏重譯獻白雉又曰功德茂著宗廟以安蓋白雉之瑞周成象焉其語蓋皆本於今文尚書說及伏生大傳也

說苑辨物篇曰成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爲一秀大幾盈車民得而上之成王成王問周公此何也周公曰三苗同秀爲一意者天下其和而爲一乎後三年則越裳氏重譯而朝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恐一使之不通故重三譯而來朝也周公曰德澤不加則君子不饗其贄政令不施則君子不臣其人譯曰吾受命於國之黃髮久矣天之無烈風淫雨意者中國有聖人邪有則盍朝之然後周公敬受其所以來矣

漢書王莽傳羣臣奏言書逸嘉禾篇曰周公奉嗣立於阼階延登贊曰假王莅政勤和天下此周公攝政贊者所稱

案鄭注尚書序云嘉禾篇亡是古文今文皆無之而漢時引有此文者此或壁中書於增多十六篇外別有殘章零句流傳者故得引之抑如今文尚書二十九篇外九共帝告逸文皆載之伏生虞夏傳殷傳中未可知也漢藝文志攷證云大傳序又有嘉禾拚誥今本闕則此語當卽在嘉禾傳是亦本之伏生也惜今無可攷矣

後漢書南夷列傳曰交趾之南有越裳國周公六年制禮作樂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九譯而獻白雉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音使不通故重譯而朝成王以歸周公公曰德不加

焉則君子不饗其質政不施焉則君子不臣其人吾何以獲此賜也其使請曰吾受命國之黃耆曰久矣天之無烈風雷雨意者中國有聖人乎有則盍往朝之周公乃歸之於王稱先王之神致以薦於宗廟周德既衰於是稍絕其在唐虞與之要質故曰要服

案此亦採伏生書傳之文

孫氏瑞應圖曰周時嘉禾三本同穗貫桑而生其穗盈箱生於唐叔之國以獻周公曰此嘉禾也太和氣之所生焉此文王之德乃獻之文王之廟

案此當亦本之尚書大傳今本大傳亡佚文闕不具耳

論衡恢國篇曰成王之時越裳獻雉倭人貢暢

風俗通十反篇曰越裳重九譯獻白雉周公薦陳祖廟曰先人之德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

中論智行篇曰周公之爲諸侯猶臣也及其踐明堂之祚負斧扆而立則越裳氏來獻白雉故身不尊則施不光居不高則化不博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

衞世家周公以成王命興師伐殷殺武庚管叔放蔡叔以武庚殷餘民封康叔爲衞君居河淇閒故商墟周公懼康叔齒少乃申告康叔謂之康誥酒誥梓材以命之

案尚書釋文梓本亦作杼郭忠恕汗簡云杼古文尚書梓是古文作杼材今文作梓材也書正義引馬融注以康

爲國名在畿內又引鄭元注以康爲號謚馬鄭說各不同
江聲云逸周書康之爲謚有三誼故鄭以爲謚據史記言
康叔封冉季載皆少未得封則是康叔當武王時實未有
國迨三監既誅以其地封康叔則康叔始封卽爲衞國也
鄭說誠是馬說非也
漢書地理志曰河內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爲三
國詩風邶庸衞國是也邶以封紂子武庚庸管叔尹之衞蔡
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故書序曰武王崩三監畔周公
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號曰孟侯以夾輔周室遷邶庸之
民於雒邑故邶庸衞三國之詩相與同風邶詩曰在浚之下
庸曰在浚之郊邶又曰亦流於淇河水洋洋庸曰送我淇上
在彼中河衞曰瞻彼淇奧河水洋洋故吳公子札聘魯觀周
樂聞邶庸衞之歌曰美哉淵乎吾聞康叔之德如是是其衞
風乎○師古曰康叔亦武王弟也孟長也言爲諸侯之長
案說者以班志引書序云云謂康叔號曰孟侯與伏生大
傳言天子大子年十八謂之孟侯誼異疑非用今文家說
且所引書序亦與古文尚書敘不同喬樅謂地理志所引
乃大誥之敘非康誥敘也據大誥序云武王崩三監及淮
夷叛班蓋引之以證三監耳其云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
弟康叔此是班約大誥序周公相成王將黜殷命及康誥
序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之語非書序原文也
其以康叔號曰孟侯者蓋本小夏侯說固之從祖伯從鄭

寬中受小夏侯尚書知其家世是習小夏侯之學也

楊子法言問神篇曰昔之說書者序以百而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亡矣

案諸家說多據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謂俄空即脫簡也段玉裁云此謂書序有百而酒誥則無序非謂尚書闕酒誥也凡後人所謂數篇同一序皆有有目無序者廁其間如咎繇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咎繇謨棄稷按其實則棄稷不統於此序所以作棄稷者不傳也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按其實則疑至臣扈不統於此序所以作疑至臣扈者不傳也大戊贊於伊陟作伊陟原命按其實則原命不統於此序所以作原命者不傳也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訓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按其實則高宗之訓不統於此序所以作高宗之訓者不傳也尚書大傳以桑穀共生事系高宗之訓五行志引劉向說亦以桑穀系高宗不系大戊故師古曰其說與尚書同或者伏生差謬也今本酒誥梓材亦正此類以殷餘民邦康叔故作康誥一篇其酒誥梓材不統於此序故失其傳俄空云者偶不存之謂非竟亡也然至於久而闕則竟亡矣故曰今亡夫子雲獨舉酒誥者舉一以例其餘也段說亦通足以備一解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雒誥

周本紀成王在豐使召公復營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復卜申視卒營築洛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作召誥洛誥

案公羊傳宣十六年疏引鄭注云居攝七年天下太平而此邑成乃名曰成周攷馬注洛誥維七年亦云攝政七年天下太和與鄭說同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

周公作無佚

周本紀曰成王既遷殷遺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無佚

周公作毋逸

魯世家曰周公歸恐成王壯治有所淫佚乃作多士毋逸以

誡成王

案本紀言作多士而兼舉無逸世家言作毋逸而兼舉多士則知此二篇周公同時所作故連及之

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

燕召公世家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祚召公疑之作君奭

周本紀召公爲保周公爲師

漢書賈誼傳昔者成王幼在襁抱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太子迺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

後皆正人也

孫寶傳曰周公上聖召公大賢尚猶不相說著於經典兩不相損

案尚書正義引鄭注云召公以周公既攝王政不宜復列於臣職故不說與孫寶所言畧同然則鄭君此注亦據今文尚書說也

後漢書申屠剛傳剛對策曰臣聞成王幼少周公攝政聽言下賢均權布寵無舊無新惟仁是親動順天地舉措不失然近則召公不說遠則四國流言今之保傅非古之周公周公至聖猶尚有累何況事失其衷不合天心者哉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

賈逵左傳注云書序曰成王伐淮夷遂踐奄徐郎淮夷也

案賈注見左傳昭元年正義引以證周有徐奄句也尚書釋文云政如字馬本作征云征正也馬本乃古文尚書而字作征者疑是讀從今文也敘言伐淮夷踐奄皆征伐之事則字當作征爲正政正古今文之異周禮均人掌均地政鄭注云政讀爲征禮記王制五十不從力征亦皆作政是古字通用之證釋文云馬本作征不言鄭本文異知鄭用古文本作政字與隸古定本同也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薄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薄姑

周本紀東伐淮夷殘奄遷其君薄姑○集解馬融曰薄姑齊地

案隸古定本作遷其君於蒲姑釋文云蒲如字徐又扶各反馬本作薄馬作薄姑與史記合是亦讀從今文尚書也薄蒲聲相近故古相通用江聲曰左傳云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則奄與蒲姑相接壤遷奄君於蒲姑則如無遷據伏生大傳云奄君蒲姑謂祿父曰周本紀云遷其君薄姑然則薄姑奄君之名此敘當言將遷其君薄姑於乃衍字也成王遷奄君其地遂爲齊所有故左傳云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蒲姑氏卽奄君也

漢書地理志曰成王時薄姑氏與四國共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師尚父

案尚書大傳周傳金縢篇奄君薄姑謂祿父曰鄭君注云元或疑爲薄姑齊地非奄君名也今攷闕駰十三州志說亦與漢書地理志畧同是蒲姑卽奄君故皆以氏稱之斷非地名也江說甚確

尚書大傳周傳曰周公以成王之命殺祿父遂踐奄踐之云者藉之也藉之謂殺其身執其家豬其宮

又曰大夫有汙豬之宮殺君之地雖有美菜有義之士弗食

案踐奄周本紀作殘奄殘與踐亦通鄭注周禮引王霸記殘滅其爲惡誼皆訓爲滅也又漢書藝文志攷證云大傳序有嘉禾揜誥今闕疑揜卽奄之異文揜誥卽此將薄姑篇也曲阜孔廣林云成王既踐奄作成王政揜誥其卽成王政與孔說亦通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

周本紀成王自奄歸在宗周作多方

成王既紲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官別其宜作立政

周本紀成王既紲殷命滅淮夷歸在豐作周官與正禮樂度制於是改而民和睦頌聲興

魯世家成王在豐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於是周公作周官官別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百姓說

案鄭注尚書序云周官亡僞孔氏僞造周官篇列立政後堯典正義云孔以周官在立政後第八十八鄭以周官在立政前第八十六江聲曰案此事與上三敘相承次則事相聯接皆在周公攝政三年也立政經云孺子王矣則是周公致政之後自當先周官而後立政宜從鄭本王鳴盛曰周禮疏引鄭志趙商問有云成王周官是攝政三年時事此語必本於康成立政是成王即政時事自應在周官後也喬樅謂據史記周本紀亦多方周官相接魯世家亦以立政次周官後鄭本與史記正合知古文今文竝同是其次第確不可易矣

周禮小宰職注曰前此者成王作周官其志有述天授位之義故周公設官分職以法之

鄭志趙商問曰成王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

按據鄭周禮注及鄭志趙商問云云是周官篇雖亡而其遺文佚句或散見於伏生大傳周傳中故鄭君據以爲解

而趙商亦得據以爲問也周官篇有立太師佚文十一字
而作僞者卽襲取之以取信於人也又古文尚書序但云
周公作立政而未著其義段玉裁云凡言咎單作明居伊
尹作咸有一德周公作無逸周公作立政皆讀尚書而義
自見者也

賈子新書曰天子不喻於先聖之德不知君民之道不見禮
義之正詩書無宗學業不法此太師之責也古者齊太公職
之天子不惠於庶民不禮於大臣不中於折獄無經於百官
不哀於喪不敬於祭不戒於齋不信於事此太傅之責也古
者周公職之天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言語不敘音聲不中
進退升降不以禮俯仰周旋無節此太保之責也古者燕召
公職之天子燕業反其學左右之習詭其師答諸侯遇大臣
不知文雅之辭言語之道簡聞少誦不博不習此少師之責
也天子居處出入不以禮衣服冠帶不以制御器列側不以
度采服從好不以章忿悅不以義與奪不以節此少傅之責
也天子居處燕私安而易樂而耽飲食不時醉飽不節寢起
早晏無常玩好器弄無制此少保之責也此古天子自輔弼
之禮也自爲天子而賢智維之故能慮無失計舉無過事終
身得中

成王既伐東夷息愼來賀王賜榮伯作賄息愼之命
周本紀成王既伐東夷息愼來賀王賜榮伯作賄息愼之命
○集解馬融曰榮伯周同姓畿內諸侯爲卿大夫也

案古文尚書敘肅愼來貢釋文云肅愼馬本作息愼云北夷也攷史記五帝紀北發息愼集解引鄭元云息愼或謂之肅愼東北夷是鄭本亦作息愼皆與史記合肅音近息古字通逸周書王會解北有稷愼亦卽息愼也賜僞孔本作俾釋文云馬本作辨江聲曰俾當作畀畀賜也書或爲辨辨古班字班亦賜也王以息愼所貢分賜榮伯也隸古定本凡俾字作卑與畀字無異而其傳或解爲予或解爲使唐天寶中詔以時字改其文凡其傳之解爲使者皆改作俾故此畀字正義本亦改作俾史記錄此文作王賜榮伯據賜義則字當爲畀明矣

白虎通王者不臣篇曰夷狄者與中國絕域異俗非中和氣所生非禮義所能化故不臣也尚書大傳曰正朔所不加君子所不臣也

後漢書東夷列傳曰昔堯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蓋日之所出也夏后氏太康失德夷人始畔自少康以後世服王化遂賓於四門獻其樂舞桀爲暴虐諸夷內侵殷湯革命伐而定之至於仲丁藍夷作寇自是或服或叛三百餘年武乙衰敝東夷寖盛遂分遷淮岱漸居中土及武王滅紂肅愼來獻石砮楛矢管蔡畔周乃招誘夷狄周公征之遂定東夷康王之時肅愼復至

三國志東夷列傳曰書稱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其九服之制可得而言也然荒域之外重譯而至非足跡車軌所及未

有知其國俗殊方者也自虞暨周西戎有白環之獻東夷有
肅慎之貢皆曠世而至其遐遠也如此
周公在豐將歿欲葬成周周公薨成王葬於畢告周公作亳姑
魯世家周公在豐病將歿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
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讓葬周公於畢從文王以明予小子不
敢臣周公也
尚書大傳曰周公致政封魯三年之後周公老於鄧心不敢
遠成王而欲事文武之廟然後周公疾曰吾死必葬於成周
示天下臣於成王成王曰周公生欲事宗廟死欲聚骨於畢
畢者文王之墓也故周公死成王不葬於成周而葬之於畢
示天下不敢臣也所以明有功尊有德

又曰周公致政封魯老於周公疾曰吾死必葬成周示天下
臣於成王及死成王葬之畢而云示天下不敢臣故公封於
魯身未嘗居魯也
先大夫曰案荀子儒效篇周反籍於成王而天下不輟事
周楊倞注云周公所封畿內之國亦名周春秋周公黑肩
蓋其後也言周公自歸其國也此周公老於周之事
漢書劉向傳曰堯葬濟陰邱隴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二
妃不從焉葬會稽不改其列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於畢
案僞孔傳云周公徙奄君於亳姑因告柩以葬畢之義斥
及奄君已定亳姑言所遷之功成段玉裁曰案上文作蒲
或作薄不作亳也喬樅謂段說是也鄭注書序云亳姑篇

亡是孔氏逸書亦無此篇作僞者將何所見而鑿空妄爲之說其不足信明矣

周公既歿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

禮記鄭注云君陳蓋周公之子伯禽弟名篇在尚書今亡

案鄭君毛詩譜云周公子伯禽封魯次子君陳世守采地攷汲郡古文云成王十一年王命周平公治東都沈約云周平公卽君陳周公之子伯禽之弟是也

禮記坊記篇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於內女乃順之於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

緇衣篇君陳曰未見聖若己弗克見旣見聖亦不克由聖又云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注云言出內政教當由女眾之所謀度眾言同乃行之

案以上皆君陳篇之佚文也禮記傳自夏侯始昌與大小夏侯尚書同一師承則是今文家之學也鄭君注緇衣篇所引君陳云云本於禮家師說則亦今文尚書家之言也

春秋繁露竹林篇忠臣不顯諫欲其由君出也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此爲人臣之法也古之良大夫其事君皆若是

案王鳴盛曰坊記善則稱君引君陳云云善則稱親引大誓云云取證大誓爲人子之言則取證君陳亦必爲人臣之言例可知也僞古文以此爲成王語非是惟良顯哉鄭於坊記注本以爲臣口中稱美君德之詞而僞古文乃作

成王嘆美此臣語尤非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

成王崩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

周本紀成王將崩懼太子釗之不任乃命召公畢公率諸侯以相太子而立之成王既崩二公率諸侯以太子釗見於先王廟申告以文王武王之所以爲王業之不易務在節儉毋多欲以篤信臨之作顧命太子釗遂立是爲康王康王卽位徧告諸侯宣告以文武之業以申之作康誥○集解鄭元曰臨終出命故謂之顧顧將去之意也

案尚書釋文云康王既尸天子馬本此句上更有成王崩三字攷隸古定本無之然則馬本蓋據今文尚書序補之

馬鄭王皆古文本而釋文不言鄭王本有異則其本與隸古定本同可知也段玉裁曰按康誥當云康王之誥大史公於般庚曰三篇於顧命康王之誥別爲二篇皆依孔子序尚書語若依伏生書則皆不分矣

康王命作策畢公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周本紀康王命作策畢公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案隸古定本尚書策字作冊古今文之異也又畢下無公字段玉裁云按史記畢下有公字困學紀聞亦云尚書脫一公字然則宜據史記訂補之鄭注云畢命亡按亡作逸

漢書律厤志曰康王十二年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故畢命

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豐刑○孟康曰

逸書篇名

案尚書正義引策下有書字惠棟曰逸書二十四篇有冏命愚謂冏當爲畢字之誤也劉歆三統厤引畢命豐刑十六字康成注書序云今其逸篇有冊命霍侯之事不同與此篇序相應蓋亦據孔氏逸書爲說段玉裁曰惠說蓋是也鄭云不同與此序相應七字一句謂序無冊命霍侯之事而篇中有之不相同也其下又有非也二字亦是鄭語謂秘書所謂畢命篇者蓋非畢命也古文疑信參半絕無師說此諸大儒所以不敢爲之注也但鄭親見此篇舊稱畢命則二十四篇有畢命無冏命可知矣王鳴盛亦云不同謂冊命事不同下別言與此敘相應引少一不字爾逸篇是冊命霍侯此敘言冊畢公是不相應故云非也謂逸篇非卽此篇書也

穆王命君雅爲周大司徒作君雅

禮記鄭注君雅周穆王司徒作尚書篇名也

案段玉裁云此注當云名篇在尚書今亡與君陳一例禮記緇衣篇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注云雅書序作牙假借字也資當爲至齊魯之間語聲之誤也祁之言是也齊西偏之言也夏日暑雨小民怨天至冬是寒小民又怨言民恆多怨爲其君難

案尚書釋文云君牙或作君雅是尚書別本亦有作雅字

者牙蓋卽雅之省借字故禮記從今文作雅也

穆王命伯冏爲周大僕正作冏命

周本紀穆王閔文武之道缺乃命伯冏申誡太僕國之

冏命

漢書古今人表伯冏列上中第四等○師古曰穆王太僕也

王應麟漢藝文志攷證一尚書大傳囧命爲冏命

案說文夲部云冏从夲从丩丩周書曰伯冏許所引據古文也

史記漢書所載據今文也是古文今文皆作冏字僞孔本

作囧命釋文云囧字亦作冏王鳴盛曰丩古文囧字俗人

不識冏因其从丩丩是古文囧字遂省改作囧釋文云字

亦作冏陸德明在唐初尚見古書此必冏字而俗刻誤也

又案段玉裁云說文夲部冏驚走也一曰征來兒从夲丩

丩下當有聲字又引周書曰伯冏古文丩字按此

七字不可解當作古文言伯囧五字如毋栟古文言由栟

之比蓋作囧者古文尚書作冏者今文尚書是以周本紀

古今人表皆作冏今本漢書作冏者譌字也尚書釋文囧

九永反亦作冏冏亦冏之譌字也冏俱往切亦俱永切囧

今音在庚清部古音在陽唐部又集韻三十八梗丩人名

周有伯丩通作囧此蓋說文古文丩之云故也又唐人文

字亦用伯景

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

管蔡世家蔡叔度既遷而死其子曰胡胡乃改行率德馴善

周公聞之而舉胡以爲魯卿士魯國治於是言於成王復封胡於蔡以奉蔡叔之祀是爲蔡仲

案堯典正義云孔以蔡仲之命次君奭後第八十三鄭以爲在柴誓前第九十六又云鄭依賈氏所本別錄爲次自當從之但此篇是成王時而列之穆王時書之閒明係篇第錯亂鄭姑仍其舊而不改耳

左氏春秋定四年傳祝鮀曰管蔡啟商慝閒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率德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

案段玉裁云左氏傳及禮記緇衣篇引尚書有也字者皆用其時語助加之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闢作肸誓

魯世家伯禽卽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並興反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於肸作肸誓遂平徐戎定魯○徐廣音義曰肸一作鮮一作獮○裴駰曰尚書作柴○索隱曰尚書大傳作鮮誓鮮誓卽肸誓古今字異義亦變也鮮獮也言於肸地誓衆因行獮田之禮以取鮮獸而祭故字或作鮮或作獮卽魯卿季氏之費邑地名

案鄭注周禮雍氏及禮記曾子問皆引作柴誓皆三家之異文也說文米部云柴惡米也从米比聲引周書有柴誓然則古文亦作柴誓矣今書注疏本作費非是索隱以爲

肹卽季氏之費邑然則費乃唐人所改也

又案堯典正義云孔以粢誓在文侯之命後第九十九鄭以爲在呂刑前第九十七今文篇第無可攷今從鄭編次

列呂刑之前馬尚書粢誓序釋文云東郊不開舊讀皆作開馬本作闢顏氏匡謬正俗云粢誓序東郊不開案說文及古今字詁闢古開字闢訓開故孔傳釋云東郊不開不得徑讀闢爲開段玉裁曰說文門部云闢開也从門辟聲

廣書閟四門从門从必今本釋文改作開非是陸不云舊本而云舊讀謂其音也非謂其字也匡謬正俗則云不得徑讀閟爲開閟字作闢亦謬陸顏二君皆正俗讀之非然則書序本作閟唐石經初刻從馬作闢尚爲不誤後依衛包改爲開字此衛包以前誤讀閟如開而字形不誤衛包以後竟作開字形與音俱非矣古文閟與闢古文開字所爭些子是以舊或讀開耳困學紀聞閟作闢誤也

甫命穆王訓夏贖刑作甫刑

周本紀甫侯言於王作修刑辟命曰甫刑

詩大雅崧高箋云甫侯相穆王訓夏贖刑

案段玉裁曰書序呂命穆王訓夏贖刑八字一句謂呂侯命穆王也鄭注緇衣篇云傳說作書以命高宗與此一例

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

晉世家晉文公重耳獻楚俘於王王命晉侯爲伯賜大路彤弓矢百旅弓矢千秬鬯一卣珪瓚虎賁三百人作晉文侯命

案僞孔本尚書作平王錫晉文侯釋文云馬本無平字錫
馬本作賜據馬本無平字則知古文尚書不以此爲平王
錫文侯仇其說蓋與史記同也

新序善謀篇晉文公時周襄王有弟太叔之難出亡居鄭晉
侯以師逆王入於王城取大叔於溫殺之晉侯朝王王享醴
命之侑其後三年文公再會諸侯以朝天子天子錫之弓矢
秬鬯以爲方伯晉文公之命是也

案劉向新序說與史記合是漢人舊義皆以文侯爲文公
重耳後漢書丁鴻傳言召見說文侯之命篇李賢引平王
文侯仇事爲證恐非其恉也段玉裁曰按史記自序曰嘉
文公錫珪鬯作晉世家第九是據今文尚書劉向新序亦
稱晉文公之命皆用今文尚書說也如金縢篇多用周公
以天子禮葬魯得郊祭之說

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殽還歸作秦誓

泰本紀繆公敗於殽復益厚孟明等使將兵伐晉以報殽之
役晉人皆城守不敢出於是繆公乃自茅津渡河封殽中尸
爲發喪哭之三日乃誓於軍以申思不用蹇叔百里傒之謀
故作此誓令後世以記余過

風俗通山澤篇殽在宏農黽池其語曰東殽西殽黽池所高
案續漢書郡國志宏農郡黽池縣云有二殽所謂東殽西
殽也蓋二殽之地於黽池爲最高故曰黽池所高也

尚書大傳曰子夏讀書畢見夫子孔子問曰子何爲於書子

夏對曰書之論事也昭昭若日月之明離離如參辰之錯行
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商所受於夫子者志之弗敢
忘也雖退而窮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壤室蓬戸彈琴瑟以
歌先王之風有人亦樂之上見堯舜之道下見
三王之義則可發憤慷慨矣孔子愀然變容曰嘻子殆可與
言書矣雖然見其表未見其裏闚其門未入其中顏回曰何
謂也孔子曰某常悉心盡志以入其中則前有高岸後有大
谿填填正立而已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
觀誠洪範可以觀度禹貢可以觀事皐陶謨可以觀治堯典
可以觀美

案鄭康成書贊云虞夏書二十篇商書四十篇周書四十

篇三科之條五家之教攷楊子法言云虞夏書渾渾爾商
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此三科之條也堯典正義謂馬融
鄭康成王肅與劉向別錄題皆曰虞夏書是虞夏同科也
正義言帝告釐沃湯征汝鳩汝方於鄭爲商書故商書有
四十篇僞孔氏幷於允征之下以爲夏書則商書惟三十
五篇非是五家之教說者不一愚意以五家之教謂唐虞
夏商周也論衡正說篇云唐虞夏商周者說尚書謂之有
天下之代號功德之名盛隆之意也其立義美也其褒五
家大矣是以唐虞夏商周爲五家也儀禮疏引書傳云夏
后氏主教以忠文選運命論注引書傳云周人之教以文
然則伏生大傳當必有說五家之教語惜賈公彥疏李善

注所引大傳文不具耳竊意唐堯之教蓋以讓虞舜之教蓋以仁殷人之教蓋以寬班固藝文志言道家者流合於堯之克攘今觀堯典一篇敘遜位及命官事舉朝無不克讓者是本於堯之教也大傳言舜不登而高不行而遠天下稱仁湯之君民聽寬而獄省是舜之教以仁湯之教以寬也或曰伏生與歐陽大小夏侯四家爲今文之學其一則孔氏古文之學也一曰五家五行之家謂洪範五行傳也後漢書桓榮子桓郁傳言顯宗自制五家要說章句令郁校定於宣明殿注引華嶠書曰帝制五行章句是其證也

又案漢書藝文志云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又云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歐陽經三十二卷今攷二十九篇者堯典一皐陶謨二禹貢三甘誓四湯誓五般庚六高宗肜日七西伯戡黎八微子九牧誓十鴻範十一大誥十二金縢十三康誥十四酒誥十五梓材十六召誥十七雒誥十八多士十九毋佚二十君奭二十一多方二十二立政二十三顧命二十四鮮誓二十五甫刑二十六文侯之命二十七秦誓二十八其一卷則百篇書敘是爲二十九卷歐陽經三十二卷者益以大誓三篇故也又攷漢武帝建武元年置五經博士書惟有歐陽見於漢書儒林傳贊尚書正義引劉向別錄云武帝末民有得大誓書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文

選注引七畧同且曰今大誓篇是也歐陽爲博士在武帝
末當時既以大誓付博士讀說立於學官則卽錄大誓三
篇合入今文尚書矣此歐陽經之所以獨多三卷也大小
夏侯之立博士在甘露以後儒林言夏侯勝又從歐陽氏
問從子建又師事歐陽高歐陽既增大誓立於學官故兩
夏侯亦從而增入特幷大誓三篇爲一卷而不數百篇之
序故仍爲二十九卷堯典正義云伏生二十九卷而序在
外夫二十九卷而序在外者非伏生之舊乃夏侯之本也
石經以夏侯尚書爲主故二十九卷而序在外若伏生元
本則無大誓而幷敘爲二十九篇此今文篇數之可攷者
耳

又案鄭康成書贊云序者孔子所作攷史記孔子世家云
孔子序書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漢書藝文
志亦云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篹焉上斷於堯下訖於秦
凡百篇而爲之序言其作意又儒林傳云孔子干於七十
餘君自衛反魯究觀古今篇籍於是敘書則斷堯典劉歆
移書博士說亦同也尚書正義云作序者不敢廁於正經
故謙而聚於下馬鄭等本皆以序總爲一卷附於經後是
孔氏之舊亦卽伏生之舊也僞孔氏分置敘於各篇之首
始失其舊矣

又案段玉裁云書序亦有古文今文之殊漢志古文經四
十六卷此蓋今文二十八篇爲二十八卷又逸書十六卷

併書序而得此數也伏生教於齊魯之閒未知卽用書序與否而大史公牖取十有八九則漢時書序盛行非倘安國也假令孔壁有之民閒絕無則亦猶逸篇十六卷絕無師說耳馬班安能采錄馬鄭安能作注以及張霸安能竊以成百兩篇哉惟內外皆有之是以史記字時有同異如女房女方登鼎耳升鼎耳飢謐紂受牧誓行狩歸獸異母異畝餽禾歸禾魯天子命旅天子命冊佚無逸息愼肅愼伯弼伯冏胖誓獮誓柴誓甫刑呂刑之類皆今文尚書古文尚書之異也

又案百篇之敘近儒戴震古今文尚書辨言序爲伏書所無王鳴盛尚書後案言敘亦從孔壁中得以今文二十九篇其一爲大誓先大夫著左海經辨辨今文尚書有敘伏生二十九篇併敘而不併大誓討論經典立十有七證以明之夫三家尚書有序則伏生所傳不得謂無敘伏生所傳有敘而大誓乃後出則伏生二十九篇不得不以百篇之敘當其一也喬樅謂漢儒或說尚書二十九篇者法曰斗七宿也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矣故二十九此蓋言二十八篇之次皆總於敘象二十八宿之次皆繫於斗故以二十八宿喻二十八篇以斗喻百篇之敘也尚書今文古文皆有敘今文之敘總爲一篇古文之敘分爲二篇何以驗之案鄭君書論據尚書緯云孔子求書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

可以爲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尚書十八篇爲中候去三千一百二十篇攷尚書始堯典終秦誓凡百篇而書緯言百二篇者併敘數之也周易六十四卦經傳皆分上下尚書百篇經當分爲上下百篇之敘亦分上下故曰百二篇東萊張霸分析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又采左氏傳書敘爲作首尾凡百兩篇成帝時求其能通古文者霸以能爲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如尚書非有百兩之數張霸豈能鑿空僞作以售其欺而平當周敞又豈遽爲所欺而勸存其書乎書緯之言確然可信故鄭作六藝論據而用之書疏乃以爲時有張霸僞造百兩篇而爲緯者附之其說誤矣

又案漢書藝文志云武帝末孔子宅得古文尚書孔安國以攷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鄭注書敘逸十六篇之目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三大禹謨四棄稷五五子之歌六允征七湯誥八咸有一德九典寶十伊訓十一肆命十二原命十三武成十四旅獒十五冏命十六是也後九共九篇分爲九則出八篇故爲二十四篇其同於今文者又以般庚太誓皆分爲三顧命分王若曰以下爲康王之誥故藝文志云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四十六卷者古文同於今文二十八篇爲二十八卷序爲一卷大誓爲一卷逸十六篇爲十六卷此併百篇之序而言之也五十七篇者今文經二十八篇序一篇太誓一篇古文分爲三十

四篇又逸書十六篇分爲二十四篇迨後武成一篇亡於
建武之際藝文志據其現存者而言故云五十七篇此亦
併百篇之序而數之也桓譚新論云古文尚書舊有四十
五卷爲五十八篇四十五卷者除序言之五十八篇者併
武成一篇數之也馬鄭雖傳古文然其所注者惟三十四
篇其逸十六篇絕無師說故馬鄭二君皆無訓解然則孔
氏古文非有伏生今文二十九篇以考校之則亦無從誦
讀是尚書所賴以勷存者伏生之功與同不朽矣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十六終

桐城劉　峻
新陽汪之昌　校

南菁書院

尚書歐陽夏侯遺說攷　佚官陳喬樅樸園著

虞夏書堯典

以親九族九族既睦〇今尚書歐陽夏侯說云九族乃異姓有
親屬者父族四五屬之內爲一族父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
一族已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己之女子適人者與
其子爲一族母族三母之父姓爲一族母之母姓爲一族母之
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妻族二妻之父姓爲一族妻之母
姓爲一族　春秋桓公六年正義引

許愼五經異義今禮戴尚書歐陽說九族乃異姓有屬者父
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皆據異姓有服古尚書說九族者從高

祖至元孫凡九皆同姓謹案禮緦麻三月以上服恩之所及
禮爲妻父母有服明在九族中九族不得但施於同姓
鄭康成駁五經異義曰元之間也婦人歸宗女子雖適人字
猶繫姓明不與父兄爲異姓其子則然昏禮請期辭曰惟是
三族之不虞欲及今三族未有不億度之事而迎婦也如此
所云三族不得有異姓異姓其服皆緦麻禮雜記下緦麻之
服不禁嫁女娶婦是爲異姓不在族中明矣周禮小宗伯掌
三族之別（舊衍名字今刪）喪服小記說服之義曰親親以三爲五以
五爲九以此言之知高祖至元孫昭然察矣（以上見春秋左傳桓六年正義又毛詩葛藟正義小異又見尚書堯典正義及杜佑通典七十三嘉禮十八）
先大夫五經異義疏證曰案 白虎通言母族三與歐陽夏侯

微不同其實一也白虎通曰族所以九何九之爲言究也親
疎恩愛究竟謂之九族也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父族四者
謂父之姓爲一族也父女昆弟適人有子爲三族也身女昆
弟適人有子爲二族也身女適人有子爲四族也母族三者
母之父母爲一族也母之昆弟爲二族也母之女昆弟爲三
族也母昆弟者男女皆在外親故合言之也妻族二者妻之
父爲一族妻之母爲二族妻之親略故父母各爲一族禮曰
惟是三族之不虞尚書曰以親九族義同也程易疇喪服文
足徵記云此釋九族與喪服通一無二案喪服自斬衰三年
上殺之至於齊衰三月自齊衰期服下殺之至於緦麻又旁
殺之亦至於緦麻非所謂父之姓爲一族乎喪服姑之子緦

麻非所謂父女昆弟適人有子爲二族乎喪服甥緦麻非所謂身女昆弟適人有子爲三族乎喪服外孫緦麻非所謂身女子適人有子爲四族乎喪服爲外祖父母小功非所謂母之父母爲一族乎喪服舅與舅之子皆緦麻非所謂母之昆弟爲二族乎喪服從母小功從母之子緦麻非所謂母之女昆弟爲三族乎喪服妻之父母皆緦麻非所謂妻之父爲一族妻之母爲二族乎然則族之言湊聚也者實乃生相恩愛死相哀痛先王因別其親疎貴賤之節而稱情立文爲之制喪服以飾羣焉使人觀於外而有見其心爲隆爲殺弗可損已烏乎非聖人其孰能與於斯

欽若昊天○今尚書歐陽說春曰昊天夏曰蒼天秋曰旻天冬曰上天總爲皇天

案毛詩黍離正義引如此周禮大宗伯疏引作欽若昊天阮氏元校勘記以爲賈疏所引欽若昊天下當脫春曰昊天四字阮校是也

五經異義天號第六今尚書歐陽說春曰昊天夏曰蒼天秋曰旻天冬曰上天總爲皇天爾雅亦然古尚書云天有五號各用所宜稱之尊而君之則曰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愍下則稱旻天自上監下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謹案尚書堯命羲和欽若昊天總敷四時知昊天不獨春春秋左氏曰夏四月已丑孔子卒稱昊天不弔時非秋也以上見周禮大宗伯疏又毛詩黍離正義引小異

駁異義云元之聞也爾雅者孔子門人所作以釋六藝之言蓋不誤也春氣博施故以廣大言之夏氣高明故以遠大言之（先大夫曰案遠大當爲遠視尚書秋氣或生或殺故以閔堯典正義周禮疏引並無大字）秋氣或生或殺故以閔下言之冬氣閉藏而清察故以監下言之皇天者至尊之號也六藝之中諸稱天者以已情所求言之耳非必於其時稱之浩浩昊天求天之高明昊天不弔求天之生殺當得其宜上天同雲求天之所爲當順其時也此之求天猶人之說事各從其主耳若察於是則堯命羲和欽若昊天孔子卒稱昊天不弔無可怪耳（以上見毛詩正義又爾雅釋天疏引同又周禮大宗伯疏引小異）

先大夫五經異義疏證曰案爾雅釋天春爲蒼天夏爲昊天秋爲昊天冬爲上天毛詩正義引李巡曰春萬物始生其色蒼蒼故曰蒼天夏萬物盛壯其氣昊大故曰昊天秋萬物成熟皆有文章故曰昊天冬陰氣在上萬物伏藏故曰上天正義又曰爾雅春蒼夏昊歐陽說春昊夏蒼鄭既言爾雅不誤當從爾雅而又從歐陽之說以春昊夏蒼者鄭爾雅與孫郭本異故許愼既載今尚書說卽言爾雅亦然明見爾雅與歐陽說同蒙攷白虎通義四時篇曰四時天異名何天尊各據其盛者爲名也春秋物變盛冬夏氣變盛春曰蒼天夏曰昊天秋曰昊天冬曰上天爾雅曰一說春爲昊（舊仍作蒼字譌）天是也白虎通義並載爾雅兩說是爾雅舊本有作春昊夏蒼者許君異義及鄭駁所據爾雅皆然說文弟七上日篇旻秋天也

從日文聲虞書曰仁閔覆下則稱昊天此用爾雅與今尚書說也所引虞書卽異義之古尚書說也第十下亦篇昇春爲昇天元氣昇昇從日亦亦聲此亦兼採爾雅今尚書說及古尚書說也其曰春爲昊天與異義同劉熙釋名釋天曰春曰蒼天陽氣始發色蒼蒼也夏曰昊天其氣布散顯顯也秋曰旻天旻閔也物就枯落可閔傷也冬曰上天其氣上騰與地絕也劉所據爾雅則與李巡孫郭本合諸家釋蒼旻義同惟李釋旻天上天爲異耳

宅嵎鐵○夏侯等書宅嵎夷爲宅嵎鐵

案尚書正義言鄭注尚書承衞賈馬等後賈逵馬融之學題曰古文尚書篇與夏侯等同而經字多異夏侯等書宅嵎夷爲宅嵎鐵昧谷曰柳谷是鄭注不同也今攷尚書釋文云尚書考靈耀作禺銕案銕卽古文鐵字鐵黑金也古音通夷故从夷作銕銕鐵字同今文尚書或作嵎鐵或作禺銕皆三家之異字禺卽嵎之淆文夷卽銕之淆文也

曰柳谷○夏侯等書昧谷曰柳谷 尚書正義

案尚書大傳虞傳云維元祀巡守四嶽秋祀柳穀華山鄭注云八月西巡守祭柳穀之氣於華山也是作柳穀者實伏生今文如此谷與穀通莊子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崔譔本穀作谷是其明證史記五帝紀引堯典舊本亦作柳谷徐廣音義可證也史遷時書惟有歐陽之學然則知歐陽與兩夏侯本皆同矣

肆類于上帝○今尚書夏侯歐陽說類祭天名也以事類祭之奈何先大夫曰案奈何上當重以事類祭之五字天位在南方就南郊祭之是也

五經異義今尚書夏侯歐陽說類祭天名也以事類祭之奈何天位在南方就南郊祭之是也見太平御覽五百二十七郊類古尚書說非時祭天謂之類言以事類告也肆類于上帝舜告攝非常祭許慎謹案周禮郊天無言類者知類非常祭從古尚書說禮記王制正義亦見御覽禮儀部

先大夫異義疏證曰案說文示部禷以事類祭天亦用今尚書說鄭君周禮小宗伯注云類者依其正禮而爲之同許君義肆師注云依郊祀而爲之亦用今尚書說蓋二說固不相悟也禮記王制正義云鄭於異義無駁與許同

禮于六宗○今尚書歐陽夏侯說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旁不及四方先大夫曰御覽禮儀部引此說四方作四時居中央恍惚無有神助陰陽變化有益於人故郊天並祭之

五經異義今尚書歐陽夏侯說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旁不及四方居中央恍惚無有神助陰陽變化有益於人故郊天並祭古尚書說賈逵等云先大夫曰案禮記祭法正義引古尚書說下有賈逵等云四字今從之六宗天地神之尊者謂天宗三地宗三天宗日月北辰先大夫曰太平御覽引此作星辰與此小異地宗岱山河海日月爲陰陽宗北辰爲星宗岱爲山宗河爲水宗海爲澤宗祀天則天文從祀地則地理從祀謹案夏侯歐陽說云宗實一而名有六名實不相應春秋魯郊祭三望言郊天日月星河海岱凡六宗

魯下天子不祭日月星但祭其分野星其中山川先大夫曰其當作國故言三望六宗與古尚書說同周禮大宗伯疏駁五經異義曰元之聞也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秩于山川徧于羣神此四物之類也禋也望也徧也所祭之神各異六宗言禋山川言望則六宗無山川明矣周禮大宗伯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凡此所祭皆天神也禮記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掃地而祭於其質也祭義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則郊天並祭日月可知其餘星也辰也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此之謂六宗亦自明矣周禮大宗伯疏又見禮記月令祭法正義御覽禮儀部七

漢書郊祀志王莽奏言書曰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歐陽大小夏侯三家說六宗皆曰上不及天下不及墜旁不及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名實不相應禮記祀典功施于民則祀之天文日月星辰所昭仰也地理山川海澤所生殖也易有八卦乾坤六子水火不相逮雷風不相薄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日月風雷山澤易者六子之尊氣所謂六宗也星辰水火溝瀆六宗之屬也

續漢書祭祀志安帝卽位元初六年呂尚書歐陽家說謂六宗者在天地四方之中爲上下四方之宗呂元始中故事謂六宗易六子之氣日月雷風山澤者爲非是三月庚辰初更立六宗祀於雒陽西北戌亥之地禮比大社也○劉昭注引

李氏家書曰司空李郃侍祠南郊不見六宗祠奏曰案尚書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旁不及四方在六合之中助陰陽化成萬物漢初汾陰天地亦禮六宗孝成之時匡衡奏立南北郊復祀六宗及王莽謂六宗易六子也建武都雒陽制祀不祭六宗由是廢不血食今宜復舊制度上從郃議由是遂祭六宗

案後漢書李郃傳郃父頡以儒學稱官至博士郃襲父業遊太學通五經善河洛風星雖不言於尚書習何家然據郃奏請立六宗祀從歐陽家說則知其治歐陽尚書也

續漢書祭祀志劉昭注又曰六宗之議自伏生及後代各有不同今並抄集以證其論云虞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伏生馬融曰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禋于六宗此之謂也歐陽和伯夏侯建曰六宗上不謂天下不謂地傍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者也孔安國曰精意以享謂之禋宗尊也所尊祭其祀有六埋少牢于太昭祭時也相近于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縈祭星也雩縈祭水旱也禋于六宗此之謂也孔叢子曰昔宰我問六宗于夫子夫子答如安國之說臣昭以爲此解若果是夫子所說則後儒無復紛然案劉歆曰六宗水火雷風山澤也賈逵曰六宗謂日宗月宗星宗岱宗海宗河宗也鄭元曰六宗星辰司中司命風伯雨師也星五緯也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也司中司命

文昌第五第四星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晉武帝初司馬紹統表駁之曰臣以爲帝在于類則禋者非天山川屬望則海岱非宗宗猶包山則望何秩焉伏與歆達失其義也六合之閒非制典所及六宗之數非一位之名陰陽之說又非義也幷五緯以爲一分文昌以爲二箕畢既屬於辰風師雨師復特爲位元之矣也安國案祭法爲宗而除其天地於上遺其四方于下取其中以爲六宗四時寒暑日月眾星幷水旱所宗者八非但六也傳曰山川之神則水旱厲疫之灾於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又曰龍見而雩如此禜者祀日月星辰山川之名雩者周人四月祭天求雨之稱也雪霜之灾非天禜之所禳雩祭之禮非正月之所祈周人之後說有虞之典故於學者未盡喻也且類于上帝卽禮天也望於山川禜所及也案周禮云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社稷五祀五嶽山林川澤四方百物又曰兆五帝於四郊四類四望亦如之無六宗之兆祭法云祭天祭地祭時祭寒暑日月星祭水旱祭四方及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是有天下者祭百神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復無六宗之文明六宗所禮卽祭法之所及周禮之所祀卽虞書之所宗不宜特復立六宗之祀也春官大宗伯之職掌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天宗日月星辰寒暑之屬也地宗社稷五祀

之屬也四方之宗者四時五帝之屬也如此則羣神咸秩而無廢百禮徧修而不瀆於理爲通幽州秀才張髦又上疏曰禋于六宗祀祖考所尊者六也何以言之周禮及禮記王制天子將出類於上帝宜於社造於禰巡狩四方勤諸侯歸格於祖禰用特堯典亦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班瑞于羣后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巡狩一歲以周爾乃歸格于藝祖用特臣以尚書與禮王制同事一義符契相合禋于六宗正謂祀祖考宗廟也文祖之廟六宗三昭三穆也若如十家之說既各異義上下違背且沒乎祖之禮考之禮考之祀典尊卑失序若但類于上帝不禋祖禰而行去時不告歸何以格以此推之較然可知也禮記曰夫政必本於天殽以降命命降於社之謂殽地降於祖廟之謂仁義降於山川之謂興作降於五祀之謂制度又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祭祖於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儐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又曰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五祀義之修而禮之藏也凡此者皆孔子所以祖述堯舜紀三代之教著在祀典首尾相證皆先天地次祖宗而後山川羣神耳故禮祭法曰七代之所更變者禘郊宗祖明舜受終文祖之廟祭璇機考七政審已天命之定遂上郊廟當義合堯典則周公其人也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

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者也居其位攝其事郊天地供羣神之禮巡狩天下而遺其祖宗恐非有虞之志也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皆以案先儒之說而以水旱風雨先五嶽四瀆從祖考而次上帝錯於肆類而亂祀典臣以十一家皆非也太學博士吳商以爲禋之言煙也三祭皆積柴而實牲體焉以升煙而報陽非祭宗廟之名也鄭所以不從諸儒之說者將欲據周禮禋祀皆天神也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凡八而日月並從郊祀故其餘爲六宗也且文昌雖有大體而星名異其日不同故隨事祭之而言文昌七星不得偏祭其第四第五星此爲不知周禮復不知文昌之體而又妄引爲司中司命箕畢二星既不係於辰且同是隨事而祭之例又無嫌於所係者范甯注虞書曰考覩眾議各有說難鄭氏證據最詳是以附之案六宗眾議未知孰是虞喜別論云地有五色太社象之總五爲一則成六六爲地數推案經句闕無地祭則祭地臣昭曰六宗紛紜眾釋互起竟無全通亦難偏折歷辨碩儒終未挺正康成見宗是多附焉益各爾志宣尼所許顯其一說亦何傷乎竊以爲祭祀之敬莫大天地虞書首載彌久彌盛此宜學者各盡所求臣昭謂虞喜以祭地近得其實而分彼五色合爲六又不通禋更成疑昧尋虞書所稱肆類于上帝是祭天天不言天而曰上帝帝是天神之極舉帝則天神斯盡日月星辰從可知也禋於六宗是實祭地地不言地而曰六宗宗是地數之中舉中足

以該數社稷等祀從可知也天稱神上地表數中仰觀俯察所以爲異宗者崇尊之稱斯亦盡敬之謂也禋也者埋祭之言也實瘞埋之異稱非周禋之祭也夫置字涉神必以今之示今之示卽古之神所以社稷諸字莫不以神爲體虞書不同祀名斯隔周禮改煙音形兩異虞書改土正元祭義此焉非疑以爲可了豈六置宗更爲帝祭乎

晉書十九禮志摯虞奏按舜受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則六宗非上帝之神又非山川之靈也周禮肆師職曰用牲于社宗黨正職曰春秋祭禜亦如之肆師之宗與社並列則班與社同也黨正之禜文不繫社則神與社異也周之命祀莫重郊社宗同於社則貴神明矣又月令孟冬祈年于天宗則周禮祭禜月令天宗六宗之神也魏景初二年散騎常侍劉劭以爲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六宗者太極沖和之氣爲六氣之宗者也虞書謂之六宗周書謂之天宗是時考論異同而從其議漢魏相仍著爲貴祀

先大夫五經異義疏證曰六宗之議諸家聚訟異義僅舉歐陽大小夏侯與賈逵等說今攷尚書大傳漢書王莽傳續漢書祭祀志晉書禮志孔叢子梅賾本尚書傳通典路史諸所稱引則有以爲天地四時者伏生馬融崔靈恩也以爲易卦六子之尊氣水火雷風山澤者孔光王莽劉歆顏師古也以爲月令祈來年於天宗卽六宗之神者盧植摯虞也以爲祭法之祭時寒暑日月星水旱者孔叢子僞孔安國王肅也以

爲太極沖和之氣六氣之宗者劉劭也以爲天宗地宗四方宗者司馬彪也以爲三昭三穆者幽州秀才張髦也以爲六爲地數主祭地者虞喜劉昭也以爲天皇大帝及五帝之神爲六宗者後魏孝文帝杜佑也以爲六代帝王者張迪也以爲天宗地宗河宗岱宗幽宗雩宗者羅泌也李郤孟康則從歐陽夏侯者也范甯張融吳商則從鄭康成者也張融從鄭說見周禮疏唯尚書正義周禮疏皆謂魏明帝令王肅議六宗肅取家語六宗與孔傳同而晉書禮志謂王莽以易六子遂立六宗祠魏明帝疑其事以問王肅肅亦以爲易六子之卦故不廢此爲互異疑晉志採肅說不詳耳鄭駁異義所據爲周禮未可以解虞書又去日月而取星辰未免分裂既列星辰不應

更立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之位皆疑莫能明也

喬樅謹案江聲尚書集注曰馬說六宗之諠本於伏生不可易也故高誘注呂氏春秋孟冬紀引此六宗以解天宗亦謂天地四時說與馬同歐陽及大小夏侯云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其說雖若不同而意實相符合蓋六者之間謂上下四方即天地四時也陰陽變化即天覆地載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也其所以覆載生長收藏實有主宰乎其間者總而言之一天之爲也分而言之其功用實各不同故曰實一而名六歐陽及大小夏侯三家之學皆出於伏生故其六宗之說與大傳合據其說則六宗是明堂六帝六帝者蒼帝靈威仰赤帝赤熛怒黃帝含

樞紐白帝白招拒黑帝叶光紀幷北辰耀魄寶也其祀之皆於明堂故曰明堂六帝帝卽天也亦稱六天天實一也故今文家言實一而名六也說詳惠氏定宇所著明堂大道錄其餘諸儒說六宗者紛紛不一皆不得實故無取焉又案金榜禮箋云書禋于六宗說者釋爲上下四方之宗後代不聞祀六宗方明蓋其遺象方明之祀配以受命之王宗祀之名所由昉也古文尚書伊訓篇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後漢書援之而曰言雖有成湯大丁外丙之服以冬至越茀祀先王於方明以配上帝孝經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殷周典禮相沿之可稽者如此覲禮曰諸侯覲于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元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天子出拜日于東門之外反祀方明祓大宗伯職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元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如其器之色其文次六瑞六贊下六瑞諸侯執以朝六贊諸臣執以見此六器則會同諸侯祀方明所設其事相因文亦相次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典瑞駔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是皆六玉有琮與大宗伯文合覲禮不云上璧下琮而云上圭下璧

記者文誤耳又汪中述學亦曰堯典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肆類于上帝禮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臣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頒瑞于羣后伊訓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周公監于前而舉此至大之禮因是而制爲會同以發四方之禁施天下之政習禮者傳釋其文以爲朝事義而魯之儒者又因周書之舊而增飾之爲明堂位以表周公之功然有虞郊堯夏后郊鯀商人郊冥代爲一帝周公以后稷肇封有鄰思文之德克配彼天而文王受命稱爲周太祖祭之宗廟以人鬼享之不足以稱其德於是協之於義制爲明堂配帝之禮然後尊親之道備焉故孔子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斯之謂矣祀方明以禮天地四方之神故尚書大傳曰六宗天地四方也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皆有功於民故尊而祀之六宗之禮與文王同地故曰宗祀四海九州之君咸在國中不足以容之故爲壇于郊壇登以爲三里之外七里之內是也堂有二名有宮室之堂有壇墠之堂說文堂从土高省金縢爲三壇同墠馬融注云壇土堂故爲壇得稱曰堂古有明堂之稱故素問云黃帝坐明堂之上也周公既祀文王於明堂又營清廟於東

都以其同爲祀文王之地故亦曰明堂凡特立廟皆異其名故姜嫄曰閟宮文王曰淸廟以其禮爲先王所未有故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古之爲政於天下者莫重乎率諸侯以祀其先祖天神不可揩之廟故宗周之明堂壇而不屋廟不可享於野故雒邑之明堂在國中古者爲宮室都邑皆取法乎天心三星在赤道南中曰明堂宗周明堂所象也明堂三星在太微宮西南角外東都明堂所象也喬樅謂金汪兩君說六宗皆用今文家尚書義以殷周相沿之典禮推之則知六宗之禮祀在於明堂之地矣茲備錄之以爲互證參觀之助焉

女作司徒○今尚書歐陽夏侯說天子三公一曰司徒二曰馬三曰司空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在天爲星辰在地爲山川

五經異義今尚書夏侯歐陽說天子三公一曰司徒二曰馬三曰司空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在天爲星辰在地爲山川古周禮說天子立三公曰太師太傅太保無官屬與王同職故曰坐而論道謂之三公又立三少以爲之副曰少師少傅少保是爲三孤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是爲六卿之屬大夫士庶人在官者凡萬二千謹案周公爲傅召公爲保太公爲師無爲司徒司空文知師保傅三公官名也五帝三王不同物此周之制也

先大夫異義疏證曰大戴禮保傅篇注今尚書說三公司馬

司徒司空也古尚書及周禮與此文同盧氏此注當亦本異義案韓詩外傳卷八曰三公者何曰司空司馬司徒也司馬主天司空主土司徒主人周禮司徒序官疏引尚書大傳曰天子三公一曰司徒公二曰司馬公三曰司空公論衡卷十五順致篇引尚書大傳曰郊社不修山川不祀風雨不時霜雪不降責於天公臣多弒主嬖多殺宗五品不訓責於人公城郭不繕溝地不修水泉不隆水爲民害責於地公太平御覽職官部引尚書大傳曰百姓不親五品不訓則責之司徒蠻夷猾夏寇賊奸宄則責之司馬溝瀆壅遏水爲民害田廣不墾則責之司空然則天公卽司馬公人公卽司徒公地公卽司空公韓詩說與書傳合以序言之書傳一曰司徒公當作司馬公二曰司馬公當作司徒公大戴禮保傅篇盧注引今尚書說以司馬在司徒前可證續漢書百官志引漢官儀曰王莽時議以漢司徒官故定三公之號曰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世祖卽位因而不改此則漢立三公蓋取今尚書及韓詩說亦以大司馬先大司徒也周禮鄉老二鄉則公一人鄭注王置六鄉則公有三人也三公者內與王論道中參六官之事外與六鄉之教鄭志趙商問按成王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地官序官疏引鄭書傳注云周禮天子六卿與太宰司徒司職者則謂之司徒公與宗伯司馬同職者則謂之司馬公卿司寇同職者則謂之司空公一公兼二卿舉下以爲稱禮記月令正義曰書傳三公領三卿此夏

制也攷工記序官疏又引鄭夏傳注云坐而論道謂之三公通職名無正官名是書三公乃夏制故與周禮異鄭注周禮保氏引書序曰周公爲師召公爲保相成王爲左右聖賢兼此官也是用今尚書說注攷工記王公則以爲天子諸侯不

作三公解

謹案尚書大傳云三年一使三公細陟五年親自巡狩見羊隱公八年傳何休解詁徐彥疏云書傳文又辯秩西成傳云天子以秋命三公將率選士厲兵以征不義決獄訟斷刑罰趣收斂以順天道以佐秋殺舜在朔易傳云天子以冬命三公謹蓋藏閉門閭固封境入山澤田獵以順天道以佐冬固藏也見太平御覽時序部是堯之官制有三公矣又云舜攝時三公九卿百執事皆堯之官也故使百官事舜知舜之官制亦如堯有三公矣舜陟帝位後伯禹作司空平水土又誓師以征有苗墨子兼愛篇載禹誓云禹曰濟濟有衆咸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蠢茲有苗用天之罰若予既率爾羣對諸羣以征有苗與誓大傳言命三公將率選士厲兵以征不義合是禹任司空公之事也迨後使禹宅百揆則實任司徒公之事以舜登庸時試之司徒納于百揆百揆乃天官知禹之宅百揆是領太宰司徒爲司徒公也舜由百揆進而居攝今使禹升居此職亦欲使之居攝故耳惟司馬之名不見於經然據論衡吉驗篇云后稷之母履大人跡妊身怪而棄之知其神怪乃收養之長大佐堯位至司馬鄭

君魯頌箋云后稷長大堯登用之使居稷官民賴其功後
雖作司馬天下猶以后稷稱焉又尚書中候及刑德放皆
云稷爲大司馬卽司馬公也是稷在舜時嘗爲三
公矣
虞夏書咎繇謨
安民則惠黎民懷之○風俗通過譽篇引歐陽歙教曰書曰安
民則惠黎民懷之蓋舉善以教則不能者勸
案後漢書儒林傳言自歐陽生傳伏生尚書至歙八世皆
爲博士則歙固家世傳業以歐陽尚書教授也
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繢宗彝藻火粉米黼
黻絺繡以五采章施于五色作服

續漢書輿服志孝明皇帝永平二年初詔有司采周官禮記
尚書皐陶篇乘輿從歐陽氏說公卿以下從大小夏侯說○
又曰顯宗初復旒冕衣裳赤舄絇屨以祠天地衣裳元上纁
下乘輿備文曰月星辰十二章三公諸侯用山龍九章九卿
以下用華蟲七章皆備五采○又曰乘輿刺繡公侯九卿以
下皆織成
先大夫曰後漢書明帝紀永平二年注引董巴輿服志曰顯
宗初復冕衣裳以祀天地衣裳以元上纁下乘輿備文曰月
星辰十二章三公諸侯用山龍九章卿已下用華蟲七章皆
五采色乘輿刺繡公卿已下皆織成陳留襄邑獻之徐廣車
服注漢明帝案古禮備其服章天子郊廟衣皐上絳下前三

幅後四幅衣畫而裳繡然則顯宗更定服章所謂從歐陽夏
侯說卽此是也陳氏禮書引尚書大傳曰天子衣服其文華
蟲作繢宗彝藻火山龍諸侯作繢宗彝藻火山龍子男宗彝
藻火山龍大夫藻火山龍士山龍故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
章哉又引大傳曰山龍青也華蟲黃也作繢黑也宗彝白也
藻火赤也天子服五諸侯服四次國服三大夫服二士服一
陳氏辨之曰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固
無藻火山龍矣旣曰子男宗彝藻火山龍士山龍又曰次國
服三大夫服二士服一是自戾也蒙案書傳所言虞制也固
與周禮不同書傳服五服四服三服二服一者言其采色非
言其章數前後之文未嘗相戾永平初定冕服公卿已下從

大小夏侯說乘輿服從歐陽說日月星辰十二章三公諸侯
用山龍九章卿已下用華蟲七章則是歐陽說冕服章數仍
以十二九七爲節大小夏侯說冕服章數乃自天子至公侯
以九爲節卿已下以七爲節明矣尚書益稷正義引鄭元書
注云自日月至黼黻凡十二章天子以飾祭服至周而變之
以三辰爲旂旗王肅以爲舜時三辰卽畫於旌旗不在衣也
天子山龍華蟲耳肅雖善賈馬之學而解虞書作服與大小
夏侯說同蓋亦用今文家誼也大傳五服無日月星辰又無
粉米黼黻故知五服是采色非章數也隋書禮儀志大業元
年虞世基奏近代故實依尚書大傳山龍純青華蟲純黃作
繪宗彝純黑藻純白火純赤以此相間而爲五采後周故事

升日月於旌旗乃闕三辰而章無十二但有山龍華蟲作繪
宗彝藻火粉米黼黻乃與三公不異開皇中就裘欲生分別
故衣重宗彝裳重黼黻合重三物以就九章爲十二等但每
一物上下重行衮服用九鷩服用七今重此三物乃非典故
據此虞世基既言近代服依書傳而後周於山龍華蟲作繪
宗彝藻火之外仍有粉米黼黻此章數也大傳以山龍爲青
華蟲爲黃作繢宗彝四字連讀爲黑藻爲白火爲赤陳祥道
引云作繢黑也宗彝白也藻火赤也分作繢宗彝爲二合藻
火爲一非伏生本文由所見大傳本誤當從隋志更正又引
云子男宗彝藻火山龍以次國服三梡之子男下宗彝亦誤
衍宜刪陳氏反以是疑傳文自戾過矣說文十三糸部繪會

五采繡也引虞書山龍華蟲作繪以後漢書明帝紀乘輿刺
繡公卿已下皆織成玫之則大傳五服亦皆謂繡非畫也鄭
康成注尚書始云繪讀爲繢凡畫者爲繢與伏許異見尚書
傳昭二十五年正義左
文選景福殿賦李注作繪何以爲黑也說文十上黑部黵汙
黑色十二下女部嬇女黑色也繪之爲黑此其義與
喬樅謹案論衡量知篇曰繡之未刺錦之未織恒絲庸帛
何以異哉加五采之巧施針鏤之飾文章炫耀黼黻華蟲
山龍日月又語增篇曰五服五章五服五采服也案舊引
五服此傳寫者舛譌耳章采也故作弼成
云五服五采之服也今爲訂正服五采之服畫日月星
辰量知篇以黼黻華蟲山龍日月爲繡語增篇又以日月
星辰爲畫是今文家說本有二誼也說文糸部繪會五采

繡也引虞書曰山龍華蟲作繪與論衡量知篇說合又云
絺繡文如聚細米也然則粉米亦爲繡文其宗彝藻火黼
黻等皆爲繡從可知矣唯商部粉下曰衮衣山龍華蟲粉
畫粉也从米从粉省衞宏說粉訓畫粉疑是繢事然刺繡
者必先以粉地爲質而後加繡故粉之字从米从粉省是
仍主繡爲誼也尚書大傳虞書咎繇謨作繪凡三見字皆
從糸會聲則大傳五服皆繡也非畫也鄭君注尚書始云
繪讀爲繢凡畫者爲繢此據攷工記繢畫之事後素功以
繢畫義爲長故主衣畫裳繡之說竊意以爲衣畫裳繡者
必本于小夏侯解詁建雖師事勝及歐陽高左右采獲又
從五經諸儒問與尚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故援攷

工記解尚書謂是衣畫而裳繡也文選何平叔景福殿賦
命共工使作繢明五采之彰施卽用咎繇謨語是依鄭君
所讀從作繢字鄭注周禮司服引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
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繢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希繡此古
天子冕服十二章希讀爲黼或作絺字之誤也此所引是
據三家今文尚書何以明之說文玉部璪下引虞書曰璪
火粉米此古文也粉字下明稱衞宏說則璪字確爲
壁中古文無疑今鄭君引書但作藻火粉米則其爲今文
亦無疑矣續漢書輿服志引書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繢
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皆與鄭君所引書合其作絺繡
卽鄭所云希或作絺字之誤也段玉裁云尚書正義引鄭

注云希讀爲黹黹紩也此與周禮注合鄭本尚書作希繡與周官希冕字同今說文無希字而稀絺晞豨睎郗蒿等字皆以希爲聲以虞夏書希繡周官經希冕斷之則希者古文黹字也从巾所紩也从爻象繡文也俗借爲希少字鄭君讀希爲黹是爲以今字易古字希黹古今字也說文當於黹下補之曰希古文黹字也段說甚允喬樅又案禮書引鄭注云璪水艸蒼色而以爲赤赤字當是白之誤大傳明言藻純白說文玉部云璪玉飾如水藻之文古文尚書璪从玉旁知於衣上所繡亦爲玉飾如水藻之文玉以白爲貴故璪純白也禮書所見大傳本由轉寫者既誤藻爲赤耳

弼成五服至于五千○今尚書歐陽夏侯說中國方五千里五經異義今尚書歐陽夏侯說中國方五千里古尚書說五服方五千里相距萬里許愼謹案以今漢地考之自黑水至東海衡山之陽至于朔方經略萬里從古尚書說先大夫異義疏證曰禮記王制正義引鄭尚書荅繇謨注禹弼成五服去王城五百里曰甸服其弼當侯服去王城千里其外五百里爲侯服當甸服去王城一千五百里其弼當男服去王城二千里又其外五百里爲綏服當采服去王城二千五百里其弼當衞服去王城三千里又其外五百里爲要服與周蠻服相當去王城三千五百里四面相距爲七千里是九州之內也要服之弼當其夷服去王城當四千里又其

外五百里曰荒服當鎮服其弼當蕃服去王城五千里四面相距爲方萬里也又鄭注周禮九畿云自王城以外五千里云云皆與許君引古尚書說合又案許君所言漢地黑水在益州東海在會稽非東海郡衡山在長沙湘南東南朔方屬幷州漢書地理志漢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續漢書郡國志益州郡在雒陽西五千六百里會稽郡在雒陽東三千八百里朔方郡志不言距雒陽里數據元和郡國志關內道夏州東南至東都一千八百五十里唐之夏州卽漢朔方地唐之東都卽漢雒陽地自長沙至朔方南北相距不及萬里止有五千六百五十里然則許君所云衡山之陽當包交州刺史部之南海等七郡言之矣喬樅謹案

堯典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爾雅北方之美者有幽都之筋角焉郭璞注幽都山名那昺疏引山海經云北海之內有山名曰幽都之山此北海非北海郡卽翰海也漢書霍去病傳云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翰海如淳曰翰海北海名然則許君所言朔方當亦包幽州部之代郡上谷及元菟樂浪諸郡地言之故云經略萬里也

謹案尚書正義引鄭元云堯初制五服服各五百里要服之內方四千里曰九州其外荒服四海此禹所受地記書曰崑崙山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者禹弼五服之殘數亦每服者各五百里故有萬里之界萬國之封焉猶有要服之內爲九州州更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得方千里者四十九其一以爲圻內餘四十八八州分而各有六春秋傳曰禹朝羣臣於會稽執玉帛者萬國言執玉帛者則九州之內諸侯也其制特置牧以諸侯賢者爲之師蓋百

國一師州十有二師則州千二百國也八州九千六百國其餘四百國在圻內與案與以占通王制之法準之八州通率封公侯百里之國者一伯七十里之國二子男五十里之國四方百里者三封國七有畸七下正義誤衍十字至於今從王制正義引刪圻內則子男而已據鄭此注是亦參用今尚書說以五服方五千里爲堯之初制以九州方七千里爲禹弼成五服之制猶用要服之內爲九州九州者中國是也要服之外及荒服之弼又千五百里是面五千里四面相距爲方萬里也今尚書說據其初制言之古尚書說幷禹弼五服之殘數言之其說仍不相違又劉逵注吳都賦亦云禹所受地說書曰昆侖東南方五千里名曰神州帝王居之則是古書實有明文禮記正義引地統書括地象曰地中央曰昆侖其東南方五千里曰神州以此言之昆侖在西北統四方九州其神州者是昆侖東南一州耳於一州中更分爲九州則堯時之九州是也據正義所引地統記括地象文與鄭言禹所受地記書劉言禹所受地說書同則地記書殆卽河圖括地象與

祖考來假羣后德讓虞賓在位○少府歐陽地餘等議曰唯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立廟京師之居躬親承事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尊親之大義五帝三王所共不易之道也

案此議見漢書韋元成傳攷儒林傳地餘歐陽高之孫也元成父賢傳言賢兼通禮尚書以詩教授號稱鄒魯大儒

元成少好學修父業本傳載元成與歐陽地餘議云云然則元成父子當亦習歐陽尚書也

商書盤庚

憂賢揚歷

尚書堯典正義云夏侯歐陽等三家書心腹腎腸爲憂賢揚案今正義本作憂腎陽此字之誤也文選左太沖魏都賦曰優賢著於揚歷劉逵注曰尚書盤庚曰優賢揚歷歷試也左時未經永嘉之亂夏侯歐陽等書尚存無恙也又三國魏志管甯傳太僕陶邱一等薦甯曰優賢揚歷垂聲千載裴松之注曰今文尚書曰優賢揚歷謂揚其所歷試裴時夏侯等書已亡裴所引當卽據魏都賦注故兼引賦語以足之又洪适隸釋載咸陽令唐扶頌曰優賢颺歷揚守作颺或亦三家今文之異字隸釋又載國三老袁良碑有云優叡之寵漢碑多用今文尚書優叡之語亦是本於盤庚篇說文云叡古文以爲賢字或三家尚書有从古文作叡者未可知也

周書牧誓

如豺如螭○歐陽尚書說曰螭猛獸也文選西都賦李善注說文內部嵩山神獸也从禽頭从內从屮歐陽喬說嵩猛獸也

案班固燕然山銘曰螭虎元士杜篤論都賦曰虓怒之旅如虎如螭諸所引用皆今文尚書也歐陽尚書唐初已不

存李善注文選蓋於各家注記采得之與說文引歐陽喬
說合正牧誓篇解詁也史記周本紀述牧誓云如虎如羆
如豺如離徐廣音義曰離音訓竝與螭同班固典引曰虎
離其師字亦作離太史公時止有歐陽尚書也說文作离
者正字離螭皆假借字攷工記鄭注云羸者虎豹貔螭爲
獸淺毛者之屬左傳服注云螭或曰如虎而啾虎此皆猛
獸之說也攷漢書儒林傳歐陽和伯之曾孫名高字子陽
爲博士繇是尚書有歐陽氏學歐陽喬當卽歐陽高高喬
字形相似音義又俱相近二字古得通用歐陽章句釋文
序錄云歐陽高始爲之則說文所引歐陽喬說卽據歐陽
尚書章句也

周書洪範
皇極皇建其有極○夏侯勝言在洪範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
陰時則下人有謀上者
漢書夏侯勝傳昌邑王嗣立數出勝當乘輿前諫曰天久陰
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王怒謂勝爲祆言縛以
屬吏吏白大將軍霍光光不舉法是時光與車騎將軍張安
世謀欲廢昌邑王光讓安世以爲泄謀安世實不言迺召問
勝勝對言在洪範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下人有謀
上者惡察察言故云臣下有謀光安世大驚以此益重經術
士後十餘日光卒與安世共白太后廢昌邑王尊立宣帝
案夏侯始昌明於陰陽先言柏梁臺災日至期日果災勝

從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說灾異厥後李尋事張山
拊治尚書小夏侯之學獨好洪範灾異楊春卿代修儒學
以夏侯尚書相傳子統孫厚均習先法善推陰陽及消伏
灾異朝廷多以訪之自古聖人受命而王莫不承天地法
五行修五事而御宇宙養蒼生者也政教之所從出本於
五行乃通乎治道明陰陽五行之理所謂尚消息盈虛后
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也窮經致用
之學此其是矣

今尚書夏侯歐陽說云肝木也心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腎水也
蕭吉五行大義　○夏侯

五經異義今尚書歐陽說肝木也心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腎
水也古尚書說脾木也肺火也心土也肝金也腎水也許慎
案月令春祭脾夏祭肺季夏祭心秋祭肝冬祭腎與古尚書
說同

鄭駁之云月令祭四時之位及其五藏之上下次之耳冬位
在後而腎在下夏位在前而肺在上春位小前故祭先脾秋
位小卻故祭先肝腎也脾也俱在高下肺也心也肝也俱在
高上祭者必三故有先後焉不得同五行之氣今醫病之法
以肝爲木心爲火脾爲土肺爲金腎爲水則有瘳也若反其
術不死爲劇　禮記月令正義

先大夫異義疏證曰蕭吉五行大義引五經異義與此略同
惟無醫病之法以下三十三字首句作尚書夏侯歐陽說云

引月令冬祭腎下云皆五時自相得則古尚書是也
鄭元駁云此文異事乖未察其本意月令五祭皆言先無言
後者凡言先有後之詞春祀戶其祭也先脾後腎夏祀竈其
祭也先肺後心肝季夏祀中霤其祭也先心後肺秋祀門其
祭也先肝後心肺冬祀行其祭也先肝至其祭也十一字舊脫去今爲補之先腎
後脾凡此之義以四時之位五藏之上下次之耳以下冬位
在後迄故有先後焉文與此同唯云肝腎脾俱在鬲下肺心
俱在鬲上與此異不得同五行之氣作此義不與五行氣同
也視禮記正義所引較詳正義引鄭駁下有脫字當云月令
五祭以四時之位及其五藏之上下次之耳

謹案淮南時則訓云孟冬之月其祀井祭先腎高誘注云井水給人故祀井或作行行門內地冬守在內故祀腎水自用其藏也是冬時所祀或以爲井或以爲行本有兩說故誘亦兩解之又仲冬之月季冬之月並云其祀井祭先腎均與孟冬同惟禮記月令皆作其祀行案禮記多言夏殷之制曲禮下云天子諸侯大夫皆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鄭注云五祀戶竈中霤門行也此蓋殷時制也祭法曰天子立七祀諸侯立五祀大夫立三祀士立二祀謂周制也然則五祀冬祀井當爲虞夏之制矣攷白虎通五祀篇曰五祀者何謂也謂門戶井竈中霤也所以祭何人之所處出入所飲食故爲神而祭之何以知五祀謂門戶井竈中霤也月令曰其祀戶又曰其祀竈其祀中霤其祀門其

祀井獨大夫以上得祭之何士者位卑祿薄但祭其先祖
耳禮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卿大夫祭五祀士祭其
祖曲禮曰天子祭天地四時山川五祀歲遍諸侯方祀山
川五祀歲遍卿大夫祭五祀士祭其先祭五祀所以歲一
遍何順五行也故春卽祭戶戶者人所出入春亦萬物始
觸戶而出也夏祭竈者火之主人所以自養也夏亦火王
長養萬物秋祭門門以閉藏自固也秋亦萬物成熟內備
自守也冬祭井井者水之深藏在地中冬亦水王萬物伏
藏六月祭中霤中霤者象土在中央也六月亦土王也故
月令春言其祀戶祭先脾夏言其祀竈祭先肺秋言祀門
祭先肝冬言其祀井祭先腎中央言祀中霤祭先心春祀

戶祭所以特先脾者何脾者土也春木王煞土故以所勝
祭之也是冬腎六月心非所勝者以祭何以爲土位在中
央至尊故祭以心心者藏之尊者水最卑不得食其所勝
祭五祀天子諸侯以牛卿大夫以羊因四時祭牲也一說
戶以羊竈以雉中霤以豚門以犬井以豕或曰中霤用牛
不得用牛者用豚井以魚喬樅謂白虎通皆王冬祀井爲
說其所引月令與淮南時則訓同而與今禮記月令異然
據高誘淮南注言井或作行疑禮月令本亦有不同白虎
通所據是作冬祀井鄭君所據是作冬祀行也竊以爲殷
以前並立五祀惟周制立七祀則改祀井爲祀行當自周
始殷立五祀仍當與虞夏同爲祀井洪範篇作於周禮未

制之先則其五祀當從白虎通祀井爲是白虎通皆用今
尚書說也袁準正論以爲禮記冬其祀行是記之誤也井
不輕於竈行不唯冬白虎通云月令冬祀井是也秦靜云
今月令謂行爲井是以時俗或廢行而祀井高堂生云月
令仲冬祀四海井泉祭井自從小類不列五祀儒家誤以
井列於五祀宜除井而祀行傳元曰七祀五祀月令皆云
祀行而無井月令先儒有直作井者既祭竈而不祭井於
祀則有闕於情則有不類謂之井者是也杜佑曰按漢諸
儒戴聖閒人通漢等白虎通議五祀則有井之說蓋當時
已行中閒廢闕至魏武重修舊典而祭井焉又放白虎通
情性篇曰五藏者何也謂肝心脾肺腎也肝之爲言干也

肺之爲言費也情動得序心之爲言任也任於恩也腎之
爲言寫也以竅寫也脾之爲言辨也所以積精稟氣也五
藏肝仁肺義心禮腎智脾信也肝所以仁者何肝木之精
也仁者好生東方者陽也萬物始生故肝象木色青而有
枝葉目爲之候何目能出淚而不能納物木亦能出枝葉
不能有所內也肺所以義者何肺者金之精義者斷決西
方亦金成萬物也故肺象金色白也鼻爲之候何鼻出入
氣高而有竅山亦有金石累積亦有孔穴出雲布雨以潤
天下雨則雲消鼻能出納氣也心所以爲禮何心火之精
也南方尊陽在上卑陰在下禮有尊卑故心象火色赤而
銳也人有道尊天本在上故心下銳也耳爲之候何耳能

遍內外別音語火照有似於禮上下分明腎所以智何腎者水之精智者進而止無所疑惑水亦進而不惑北方水故腎色黑水陰故腎雙竅爲之候何竅能瀉水亦能流濡脾所以信何脾者土之精也土尙任養萬物爲之象生物無所私信之至也故脾象土色黃也口爲之候何口能啖嘗舌能知味亦能出音聲吐滋液故元命包曰目者肝之使肝者木之精蒼龍之位也鼻者肺之使肺者金之精制割立斷耳者心之候心者火之精上爲張星陰者腎之寫腎者水之精上爲虛危口者脾之門戶脾者土之精上爲北斗主變化者也或曰口者心之候耳者腎之候或曰肝繫於目肺繫於鼻心繫於口脾繫於舌腎繫於耳喬樅謂

此所說皆與今尙書歐陽夏侯說相合古尙書說以爲脾木肺火心土肝金解殊非是鄭君之駁其義精審矣

周書甫刑

爰始淫爲臏宮劓割臲卼劇

尙書虞書正義云夏侯歐陽等三家書劓刖劉歆爲臏宮劓割臲卼劇

案說文支部云皺去陰之刑也从支蜀聲周書曰刖劓皺黥此所偁書據古文也故與三家文異刖字乃刖之誤尙書疏引鄭云刖斷耳劓截鼻椓謂椓破陰黥謂羈黥人面苗民大爲此四刑者言其特深刻異於皐陶之爲鄭所注書用古文本說文偁書當與之同故刀部刖字云斷耳也

訓與鄭合是知刖爲刑之譌也又劓字云刑鼻也从刀臬聲重文劓云劓或从鼻是知作劓者古文尚書也作劓者今文尚書也椓者斀之假借毛詩亦以椓爲斀大雅曰昏椓靡共箋云椓椓毀陰也毛詩古文此用假借字也刻乃黥之或體庶刻者王鳴盛云庶煮也秋官庶氏注云庶讀如藥煮之煮司刑注云墨黥先刻其面以墨窒之言刻額爲瘡以墨塞瘡孔令變色則墨須煮故云庶刻也

墨罰疑赦其罰百率〇夏侯歐陽說云古以六兩爲率周禮秋官職金疏引異義夏侯歐陽說云墨罰疑赦其罰百率古以六兩爲率古尚書說百鍰鍰者率也一率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百鍰爲三斤鄭元以爲古之率多作鍰

先大夫異義疏證曰尚書釋文引馬云賈逵說俗儒以鋝重六兩周官劍重九鋝俗儒近是俗儒謂夏侯歐陽等也此即指尚書大傳一鎰六兩及夏侯歐陽說古以六兩爲率之言也賈逵以尚書之鍰爲鋝者說文弟十四金部曰鋝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从金爭聲周禮曰重三鋝北方以二十兩爲三鋝又曰鍰鋝也从金爰聲周書曰罰百鍰是鋝與鍰義同也尚書釋文鍰徐戶關反六兩也鄭及尒疋同然則賈鄭解古尚書皆用今尚書說以鍰爲六兩矣釋文引尒疋乃小尒疋小尒疋曰二十四銖曰兩有半曰提倍提曰舉倍舉曰鋝鋝謂之鍰此用六兩之說而以鋝鍰爲一亦本說文益合古今文家而一之也然說文自爲十一銖二十五分銖

之十三之說而不用今文家說異義當與說文同又案史記
周本紀載書甫刑其罰百率其罰五百率其罰千率此依今
文尚書也集解引徐廣曰率音刷索隱云率亦作選按漢書
蕭望之傳曰甫刑之罰小過赦薄罪贖有金選之品選卽率
也是今文尚書有作選者歐陽夏侯三家之不同也史記平
準書索隱引尚書大傳死罪罰二千饌路史後紀卷十三引
大傳甫刑傳一鍰六兩鍰卽選也率選鍰皆聲近應劭注蕭
望之傳選音刷鄭司農注考工記冶氏鍰讀爲刷是其聲同
故古相通用也

鄭駁異義云贖死罪千鍰鍰六兩大半兩爲四百一十六斤
十兩大半兩銅與今舊譌金今改正贖死罪金二斤爲價相依附尚

書舜典正義

先大夫異義疏證曰案鄭注尚書大傳云死罪出金鐵三百
七十五斤則以一鍰六兩計之又與駁異義不同鄭不從古
尚書說從今尚書說而以鍰爲六兩大半兩又微異萬世美
云術以斤法十六乘三得兩之數四十有八更以兩法二十
有四乘四十八得銖之數一千一百五十二爲實以百鍰爲
法除之實如法而一得全銖十有一不盡五二以分母二十
五乘之得分子十三也大半兩者三分兩之二也鍰六兩大
半兩卽說文所引周禮說北方以二十兩爲三鋝之說也

謹案此經鄭注已亡王鳴盛云以鄭考工記注及尚書疏
引鄭駁異義攷之與馬意同也何則馬既不從古文家而

於俗儒亦但云近是引周禮劍重九鋝爲證考工記又有
冶氏戈戟重三鋝鄭彼注云許叔重說文解字云鋝也
今東萊稱或以大半兩爲鈞十鈞爲鍰鍰重六兩太半兩
鍰鋝似同矣則三鋝爲一斤四兩又弓人膠三鋝鄭彼注
云鋝鍰也彼疏云尚書其罰百鍰等言鍰此與冶氏言鋝
鋝與鍰爲一物皆是六兩大半兩也據此諸文知鄭意以
鍰卽是鋝其數當爲六兩太半兩必與馬合也說文金部
鋝字下引周禮曰重三鋝鍰字下引周書曰罰百鍰說文
編字以類相從鋝與鍰文雖異而義則同故連比編之鋝
見周禮故引周禮爲證鍰見周書故引周書爲證雖分兩
經而其義是一故云鍰鋝也鄭既從之以解考工記馬注

尚書又與之同則其義不可易矣想鄭意亦字從古文說
不從古文也鄭既不從古文說而於今文說亦必但爲近
是釋文乃引徐邈云鍰六兩也鄭及爾雅同譌謬殊甚喬
樅謂陸德明以爲鄭氏同者此鄭注尚書大傳之語據鄭
大傳注云死罪罰千鎰出三百七十五斤是鍰六兩也漢
人最重經師家法故鄭注大傳各從其家而爲之說也今
文家說雖脫去大半兩但言六兩猶爲近之較古文家言
一鍰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百鍰僅爲銅三斤者自
是於義爲長周禮疏又云王肅之徒皆以六兩爲鍰如鄭
所云一鍰之重爲六兩三分兩之二多於徐邈所云鍰六
兩者僅十六銖耳故陸以爲鄭亦同而不暇細晰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十七終

吳縣吳大彬校
新陽汪之昌